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下冊



研究物理者必讀之書

侯官陳學鄧編纂

是書足為教授物理者講解之一助可謂最完全之善本也!!

實驗物理學講義

定價 一二三册各一元三角

編者陳君前留學東瀛

研究物理有年

翻閱諸參考書覺諸名家輯著大抵得此失彼各有短長斷不可專據一書乃採各

物理

書之

精腴

加以頻年所領悟著為是書凡

定律公式極難解處輔以數理

適為

參考之用

陳君近以疊任

證以實驗

旁徵側引舉例甚多插圖亦宏富各章之未設應用問題并附詳解最

適為

參考之用

陳君近以疊任

中國公學物理科教授講解之餘益增經驗適初版告罄爰大加修訂

發揮已有之長闡明未殫之妙

務使讀者洞澈無遺

第一册增圖數十幅

書面改用布皮金字

裝訂精良

第一册

亦已付梓所增

補之

材料

尤豐富

頓改舊觀

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又為中學校師範學校學生諸君最宜之參考書也!!

宋論卷九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欽宗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有發端而漸起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源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啓者。其始之弊。未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啓。雖害繇此以漸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今夫河之爲患。遏之於末。流不得也。神禹爲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源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底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滎者。爲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在西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兗豫之汎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爲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躡大位。引羣小。導君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爲名。奉安石爲宗主。繪形館閣。配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壓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



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於朝。問釁於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稅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其習嬉淫。志茶氣枵。抱頭畏影。而斬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彙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爲國除姦者。惟昌言京貫之爲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惟此而可以爲知本矣。骨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爲得爲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爲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蠱。究已往萌蘖之生。龜山崔鷗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織人。固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熒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遂絕而不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爲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

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女真脅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泊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真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爲之計無補也。況乎其無能爲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脅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三晉也。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脅石晉於求緩之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真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即可得三鎮。欲兩河。即可得兩河。何爲嘒嘒然競使命之脣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遼之旣滅。女真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地脅賂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真。求地耳。求賂耳。求爲之屈耳。是故終女真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

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爲定鑿。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鷓鴣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爲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成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卽不與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已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然而女眞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朮。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爲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鎮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天下事。尙可徐圖其大定。卽令不克。亦豈授女眞以意想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爲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爲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

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彊者囂。縱使汜瀾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族抗百萬之衆而不懾。自立也有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己之情。僞。徒爲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爲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爲大哀也矣。

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正者。具臣也。以身爲爭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於有爲有守。而實以貽上下之戕。衰亂之世。恆多有之。是人望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故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己。故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爲亂倡。故曰。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爲甚。上之爭下也。斥之誑之。竄之禁之。乃至刊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甯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起矣。

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衆奔號。蹙君門而爲李綱鳴。其不平。上旣違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除之者。猶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呶一往之氣。所可必取者哉。至若綱之得衆心者。惟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廛廬舍之鮮華。偷朝茵螻蛄之宴樂。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流離於雨雪。洊至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貨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尙可生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德。交質於室。以動蚩蚩之衆。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尙可以安存乎。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爲是率亂民而脅上以相己者。固已目無君主。則勒名黨碑之首。盡反元祐之爲。以恣章惇蔡京之姦。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餘。闇主姦臣。固無得閒。以相爲讐忌。而一竄再竄。志終不伸。迄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爲朋黨。以宋世不再舉之刑。施之陳東。無他。惟伏闕呼號者不逞。而與天子爭權。迹已逆而心終不可白矣。温公律已之嚴。非有所召致。而引兒童走卒。以爲羽翼。固已卽在綱也。危亡在目。殷憂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陳東。使率衆以頌己。其當衆情沸騰之下。固且無如之何。而不足爲二公病。雖然。君子靜天下之人心。以靖國者。固有道矣。盡忠以與君謀。其可贊以必行者。言不容長也。秉正以與僚友謀。其所引以自任者。旁無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



當以行。喜勿遽也。異乎我者聽之。裁之在我。怒勿形也。退而緘之於心。不以慷慨之容動衆。而使依己以爲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歸怨於上也。失職之士。怨咨之民。達其憤。恤其隱。而勿引之。以使盡其不平之鳴也。夫然。則謀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洩。忠不行。道不試。而微罪以去。恆有餘地。以待君之悟。而無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爭。則朝野兵民。各居靜以待命。雖有巨姦猾寇。亦弗能窺我之涯際。而閒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終不見信於天子。不勝於姦邪。則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獻者。無尤。則一死以報宗祊而無媿。而士民鬻陵之戾氣。無自而開。則禍亦不永。君子之以靖共爾位。邀神聽之和平者。此而已矣。以此求之。豈徒綱哉。溫公固未之逮矣。謝安石抗桓溫卻苻堅。而民不知感。郭子儀扞於程元振。困於魚朝恩。而衆不爲伸。种師道耄老無能。而褰帷呼躍。成敗之殊。其持之者異也。已亂者先已其爭。爭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國事者之有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己且不爭。況使君與民。挾己以爲爭端乎。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劉先主之故。終身不爲一謀。操能殺荀彧。而不能殺庶。委順可爲也。然猶曰。庶未嘗觸操之忌也。司馬昭之很也。阮籍爲草表。而以箕穎之節期之。昭能殺稽康。而不能殺籍。隱默可爲也。然猶曰。微辭而未斥言之也。鄧暉上書王莽。陳讖緯。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莽弗能殺。而及見光武之興。婉曲可爲也。然猶曰。詭託符命以術制莽也。馬仲於張邦昌之僭立。上申狀以請復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懼而從。



之弗畏於逆臣。弗懼於狡虜。弗憂於吳拜莫儔之羣小。志至氣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終弗及焉。然則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齊扣馬之諫。奚必武王而後可施哉。嗚呼。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廟已墟。六官盡辱。宗子無餘。舉國臣民。寄死生於他人之手。而聽其嚙齧。姦宄施施。且擁叛逆而爲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執禮。吳革。劉鞫。李若水。張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幾。死且無裨於名義。故張浚。趙鼎。胡寅。惟匿形免污。以自全。無死地也。仲居臺諫之職。欲求死地。以致命。則惟有直責邦昌。使奉康王之說。可以自慰其夢魂。而無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從己而避位。非伸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爲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稍一遲回。而姑爲隱忍矣。以死爲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猶嚙嚙乎。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謙讓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伸之世。操伸之志。以爲伸之所得爲。豈謂此哉。且伸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申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實之笏繫朱泚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伸之氣。茶於秀實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矣。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羣姦交懟。其異

己。則伸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伸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聽女真立也。爲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爲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擊。而不得舒。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持其志者。以氣配義。而志乃伸。

宋論卷九終

宋論卷十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高宗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真。用此術也。攷之史冊。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千萬。王莽之季。盜雖蠶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衆者。亦非盡慄悍質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真破汴京。而不有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奕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彊者聚衆砦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廛。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春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疆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爲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爲忠義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光武之用羣盜。惟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勞吾河內宛雒之民。竭之力。

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尙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年。而迫於有爲。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慟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爲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真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衆。攫方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衆之不久聚。憂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惟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砦。可爲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爲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蠱。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遲回汴土。卽令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備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爲吾用。非盡此食甚之鴟。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桀。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爲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而無劉裕

匡復之盛望。以讐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其前鑒也。上無君。內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其可得乎。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衆。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高宗之畏女眞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攷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稅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讐。以釋女眞之恨。是豈汪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爲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蕙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枵。況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爲質於虜廷。熏灼於慄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濱海而至明州。追



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速。則相胥爲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懼無聊。中人之恆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真則勢統於一。惟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南之勢。荆湘爲其上游。襄漢爲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氏合族擁衆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子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爲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特操。所必然矣。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屢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撫之臣。郡無持衡之長。軍衛爲罪人之梏。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

而颺去。一旦故國傾頽。竄身無所。零丁江介。頰海滋以容身。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縷。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頽。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爲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扼要之荆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峨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宮牆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冶遊。其下攘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袵。不亦難乎。故以走爲安。以求和爲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盪平羣盜。收爲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繫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檜椽削之餘。而逆亮臨江。高宗不爲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首其謀者。惟恐天下之不弱。繼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憂。國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戚中相訟。無一人焉。懲諸路勤王之潰散。改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和

議再成。依然一畢士安之策也。岳飛誅死。韓世忠罷。繼起無人。閫帥聽短長於文吏。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掇之矣。豈真天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豢養深宮。以藐躬洩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言有綱。道有宗。綱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萬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綱。而萬目張。循之而可以盡致。推之而可以知通。傳之天下。後世而莫能撻其瑕璽。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而後不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聽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見之行事者。確也。抑亦必其勢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緒。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則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於影響。乃天下之尙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竊正論。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宗不足以爲萬殊之宗。綱不足以爲萬目之綱。尋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汎然而廣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樂道之者。而要爲鞏悅之華。亦奚用此喋喋者爲哉。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言數矣。其言皆無可非也。顧其爲綱宗者。報君父之讐也。復祖宗之宇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議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簡兵卒也。撫河北。鎮荆襄也。如綱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璽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以實求

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虛設之綱宗。固無當也。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誠不容已者。然其容已與不容已。繫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無其志。言無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爲之。弗示以方。固弗能獎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於空言也。進而加詳。則固願終其說以導之。而出於迷塗。天下後世之所樂聽。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其云親君子遠小人。尙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爲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無定指者也。以小人爲君子。而君子爲小人。而小人而小人矣。故諸葛出師表。必目列其人。以當之。今不直簡賢而求其進。斥姦而請其退。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而趙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議巡幸。決戰守。急矣。而行伍之憑藉。孰爲干城。疆敵之爭趨。何從控禦。芻糧何庠。以不匱。器仗何取。以求精。豈天子匹馬以前。疲卒扶羸以進。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擇將帥。簡兵卒。尤其要者。抑就泄戎行而數奔者。擇之邪。無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澤。而擇之邪。天子自擇之邪。綱可代爲之擇邪。天子自擇之。則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綱可代擇之。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下。如趙普之爲太祖謀者。而但虛懸一擇之之號。以聽人之詭遇乎。驚奔之餘。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練之。督之綏之。必有其將。河北之南來。閩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彊。必有其道。綱誠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則躬任之。默識之。日積

月累以幾於成。尤非大聲疾呼。懸一榜。下一令之所能勝也。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撫河北。鎮襄鄧。誠形勢之不容緩矣。河北之待撫。豈徒號於上曰。吾不割也。衆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爲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須別揀將帥以任之也。張所傳亮。固未足以勝任。卽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襄鄧之財賦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補葺者何從。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謀之。因勢而圖之。非可一言而據爲不拔之策。國政在握。成敗在於目睫。迫與天子謀之。進羣策以酌之。固有密藏於夙夜。而研幾於俄頃者。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綱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氣已竭矣。則汪黃之黨。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談。謂飢當食。而爲無米之炊者也。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而措之安哉。於斯時也。二帝俘矣。兩宮陷矣。自河朔以嚮江淮。數千里城空野潰。飄搖徐兗之郊。內顧而零丁子處。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則宜以一言而析衆論之歸。猶且組練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規畫。以祈免乎瑕墨。夫豈買董際漢盛時。高論以立令名之日。則言之善者。不如其無言也。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始終一綱宗之言。坐銷歲月而已。繼綱而獻策者。楊中立。胡敬仲。猶是也。後乎此而陳言者。劉共父。眞西山。猶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來。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蘇子瞻之縱橫。無非是也。以擬諸道。皆提其宗。以考諸治。皆挈其綱。孰得指其瑕墨者。而求其言之卽可行。行之卽可效者。萬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則



爲之也難。不作者。可正告於天下後世。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爲之而不得。則難矣。夫言也。而僅以祈免於怍也與哉。陸敬輿以奏議輔德宗。而反奉天之駕。一議爲一事而已。非建立綱宗。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也。斯則誠爲善言者乎。

屈身逆亂之廷。隱忍以圖存社稷。人臣之極致也。而抑視乎其所處矣。測其有可圖之幾。以待天下之變。姑且就之。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爲行權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嚴爲之辨者也。其所處者。可以置吾身。身雖危。猶安也。安其身而動。動而利。可以出君父於險。動而不利。不喪其身之所守。則生死成敗。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尙矣。其次則身非可安。而無可安之土。乃以身試不測。而思以濟其志。志之得。則可以大有爲於天下。志之不得。猶不以身爲罪。囚而毀分義之防。故陳平周勃。俛仰於呂后之側。非徒志在安劉也。惠帝崩。後宮之子。猶高帝之苗裔。可以爲君者。依之以待呂氏之變。而伸其誅鋤。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王導之於蘇峻。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溫。忍其熏灼。陽與相親。賊未篡。吾君尙在。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峻誅溫死。而其志伸。峻不誅。溫不死。晉社已移。終弗能救。而後死之。未晚也。蘇武節之誚。不足以爲之病矣。狄仁傑之仕於僞周也。廟已改。君已囚。無可仕矣。而仁傑當高宗之世。未與大臣之列。則舍武氏不仕。而更無可執國柄。進忠賢。以爲興復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與從逆之臣齒。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隱。



懷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審此。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爲之揜覆矣。好問自中丞遷少宰。參國政久矣。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此何時也。馬伸等犯死以爭。而好問無言。趙鼎胡寅潔身以逃。而好問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問從容而充陪列。已知衆志之不歸。乃問邦昌曰。眞欲立邪。否耶。邦昌遽有不敢當之對。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而姑爲變計。然則高宗不繫人望於濟州。通國且戴邦昌以爲主。好問受僞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夫好問之心。固非若吳玠莫儔之誇佐命也。亦非決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權處於進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風而草偃。則募人通帛書於高宗。亦游移兩全之巧。無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賓摘發已窮。猶曰世被國恩。受賢者之責。將誰欺邪。且使於邦昌無眞立之間。於高宗無尺帛之書。宋遂終無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爲有無。嗣君非因其護戴。惟此七尺之軀。一汗而終不可浣。好問曰。閉門潔身。實不爲難。潔身而身存之非難。潔身而身死之豈易乎。果其爲段司農不辱之身。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以此質之。好問之論定矣。若夫朱勝非者。尤不足齒於士類者也。苗劉二健卒耳。權藉不重。黨類不滋。逆謀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淵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勝非躬秉大政。繫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奪之節。正色立朝。夫二賊者。詎敢爾哉。乃內禪之舉。勝非且尸陪列之長。爲下改元之詔。德不重。才不贍。志不固。賊之藐之也久。故其脅之也輕。而勝非

之從也易。乃使其禍不懲。則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見也。女真臨江而思渡。江東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賊豈有爲宋守吳會之心乎。始立嬰兒以待變。女真至。則弑高宗。執子專以納降。女真不至。則徐攬衆權。要九錫而規篡。藉令三方之義師。不星馳而至。賊勢已成。虜兵且進。勝非其能事從中起。梟賊首以復辟乎。如其能之。則他日之自辯曰。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憤始於張浚。成謀定於呂頤浩。奮勇決於韓世忠。勝非何與焉。其志欲圖者。果何圖也。察所懷來。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勝非之生。無毫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則以明夫苗劉之爲賊。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誠重於泰山矣。無靖康之禍。有所奉之君。名義自己而立。衡存亡卽於己。而取決。事易於邦昌。挾女真之勢。而抑無好問通閒道之書。事定之餘。優游以去。而貶竄不加焉。宋安得復有王章哉。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以辱。功且不足以蓋之。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時之所處。有以處身而心乃裕。有以處心而事乃貞。大白不繼。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節義存乎當局之正。好問死。不患擁戴康王之無將相。勝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無義師。王蠡捐軀而齊復振。翟義夷族而漢復興。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然而非果於義者之所期也。立身則有本末矣。立朝則有風裁矣。立志則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緩頰於亂賊之前。以觀望其情。而徐圖轉計哉。留餘地以

待他日之辯。辯則辯矣。吾不知其啓口之際。何以自捫其心也。

兀朮渡江而南。席卷吳會。追高宗於四明。東迤海濱。其別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虔州之阜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遷延而憚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朮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女真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寢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子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衆。則女真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衆降附。代爲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無憂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烏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朮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爲女真用。固有以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逞。而天子不爲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於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

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而未嘗深求之。危困而未嘗割棄之。敗衄而未嘗按誅之。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聽其去來。不使之幸寇存。以脇吾權寵。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武人猶思媚於君。而部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百餘年如一日。而濱危不改其恆也。至於史嵩之賈似道起。盡毀祖宗之成法。理宗汝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不然。劉呂雖降。安能舉我所參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斬刈亟。則小人易激。鞭笞用。則君子亦離。部曲衆而封賞早。則去來自恣。孤旅危而應援絕。則反噬必深。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敵乃坐收之。而反爲吾腹心之患。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童貫臨戎而極矣。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終不亡也。

人之爲言也。買買而思之。繇繇而弗絕。天可指。地可畫。聖人可惟其攀引。六經可惟其撫拾。而以成乎其說。違道之宜。而以爲德。大害於天下。而以爲利。探其所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輒欲行之。時而有達情以體物。因勢以衡理者。主持於上。必不聽之以行。乃以號於天下曰。吾說之不行。世衰道降。無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於是而有傳於世。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竊其說以文其惡。則民之憔悴。國之敗亡。舉繇乎。

此。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則亦終莫能如其說以行也。祇爲亂而已矣。當建炎之三年。宋之亡如縷。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嚮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勳者。勒爲成書。請行十一之稅。一夫限田五十畝。十六夫爲井。井賦二兵一馬。絲麻之稅。又出其外。書奏。徼一官以去。嗚呼。爲勳千祿之資。則得矣。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亦慘矣。時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娓娓。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猶稱道之弗絕。垂至於買似道。而立限以奪民田爲公田。行經界以盡地力。而增正賦。怨讟交起。宋社以墟。蓋亦自此啓之也。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賦。而孟子曰。輕之者。貉道也。漢乃改之爲三十而一。然則漢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濟萬室之邑。歷千年而不憂其匱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禮際祿廩宮室車服之費。則已約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繫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國分土。民各輸於其都。自遠郊而外。道里之遠者。卽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諸侯。不過二百餘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卽其都邑以出納。惟然。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郡縣去天子之畿。有逾於五千里者矣。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又過於是。逆流而漕。車輿驢馬。任輦以行。其費不貲。使必盈十一以登太倉。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計民之所輸。將名三十而實且溢於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於十一。民之膏脂盡於此。而尙足以生乎。今使勳計其畝田。令輸十一於京邊。勳其能之而無怨邪。抑徒爲此不仁之言。以導君於貪暴耶。況乎古之十一



者。有田有萊。有一易再易之差。則亦名十而實二十。漢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窮。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輕議哉。至欲於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不知勳之將以何爲也。將以戰與。則敵愿懦之農人。以與愍不畏死之盜賊。樂殺無厭之外夷。貿軀命於喋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責一兵。不殺盡農人而不止。無誅夷之峻法。以督之。則聞金鼓而駭潰。國疾以亡。將以戍與。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絕塞。饑寒冰雪。僅存者其餘幾何。抑且重爲徵發。而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所戰者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爭勝負者。車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窮日。俘馘不盡人。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雖微仁人。亦不禁爲之慟哭矣。若馬則國有坳牧。而益以商賈之征。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勳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爲。而欲爲之。亦可謂覆載不容之凶人矣。夫勳固曰。此先王之法也。從而稱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爲號。而脅持天下之口。誠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時。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勳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於勳之田廬。而勳不棄產以逃乎。夫亦捫心而自問乎。奉一古人殘缺之書。掠其迹以爲言。而亂天下者。非徒勳也。莊周之言泰氏也。許行之言神農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燒丹之言黃帝也。篡國之大惡。而言舜禹也。犯闕之巨盜。而言湯武也。皆有古之可爲稱說者也。古先聖王之仁育而義正者。精意存乎象外。



微言善其變通。研諸慮。悅諸心。徵之民而無怨於民。質之鬼神而無恫於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訥。惡容此吮筆濡墨。求充其幅者爲哉。前乎勳而爲王安石。亦周官也。後乎勳而爲賈似道。亦經界也。安石急試其術而宋以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勳惟在建炎驚竄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陳亮猶曰。攷古驗今。無以加也。嗚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

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羣盜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後。弱甚矣。張浚岳飛受招討之命。韓劉繼之。於是而范汝爲邵青曹成楊么之衆。皆降而充伍。乃以復振。走劉豫。敗女眞。風聞驚竄之情。因以有定。蓋羣盜者耐寒暑。撻鋒鏑。習之而不驚。甲仗具。部隊分。仍之而無待。故足用也。不然。舉江南廂軍配囚脆弱之衆。惡足當巨寇哉。乃考之古今。用羣盜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歸者有權。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銅馬而帝。曹操兼黃巾而彊。唐昭用朱溫而亡。理宗撫李全而削。盜固未可輕用也。以弱而受彊。則竇欺其主。以彊而受彊。則相角以機。以彊而受弱。則威生其信。無故而來歸者。詐也。挫於彼而歸於此者。弗能爲助者也。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乍合而終離也。故欲撫羣盜者。必先之以剿。而羣盜之欲降也。抑先戰勝而後從。雖已爲我之部曲。猶以彊弱與我爭主客之權。唐何挾以受朱溫。宋何恃以受李全。溫與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翱翔自得。復將誰與禁之。惟紹興諸帥之知此也。風馳雨驟。而急與之爭。一敗之。再敗之。無不可敗。

之盜。而後無不可受。羣盜豈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爲吾主。而可無衄折死亡之憂矣。此其受之之權也。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均爲盜而旣爲之長矣。固褻然自大。而以爲我有此衆也。受命歸降。而又崇其秩以統其衆。則雖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親。而不能固保其尊。其來也。因之而來。則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順也。因之而順。則其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擁虛名。元戎徒爲旒綴。夫且肉袒而市我於敵。夫且懷姦而代我以興。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報乎。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乃竟有固不可用者。卽其戢志無他。而必不可圖功。蓋其初起也。皆比閭之儔伍。無權藉以相事使。而羣推一人以爲長。此一人者。何以能折寡傲之衆。使不離哉。固有工於爲盜之術。而衆乃聳耳以聽。其爲術也。非有規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過人。而戰無不勝也。不以敗爲憂。不以走爲恥。不以旦此夕彼爲疑。進之務有所鹵獲。以保衆。退之知不可敵。而急去以全其軍。得地而無固守之情。以善其規避。一戰而不求再戰。以節其勞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於是徜徉不幸之地。憑恃山川之險。以免其人於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於是貿貿而起者。樂推奉而戴之爲尊。夫如是。欲使之爭封疆於尺寸。貿身首以立功。未有能勝者也。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者。無所不掠。甚則坐視國家之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習氣之無恆。熟用之而不恤者也。威不足以讐之。恩不足以懷之。非徒唐昭宋理之無以馭之也。卽光武亦奚能

洗滌其頑詭。使媚己以其死生哉。故光武於赤眉之帥。諄以鐵中錚錚。惟待以不死。曹操收黃巾之衆。終不任以一將之功。而朱溫李全。仍擁部曲。屹爲巨鎮。進則敗而退則逆。爲盜魁者。習與性成。終不能悛也。紹興諸帥。用羣盜而廢其長。張用曹成黃佐。僅得生全。范汝爲楊么。皆從斬馘。李成劉忠甯使之北降劉豫。而不加收錄。則根旣拔者。枝自靡。垢已滌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惟吾用也。指臂相使之形成。以搏搦有餘力矣。宋之撫有江淮。貽數世之安在此也。盪滌盡則民力裕。戰勝頻則士氣張。大憝誅則叛逆警。部曲衆則分應周。控制專則進退決。故以走劉豫。挫兀朮。而得志於淮汴。垂及異日。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逞。皆諸帥決於滅賊之功也。非高宗之志變。秦檜之姦售。宋其興矣。

上有不能言之隱。下有不能變之習。賢者且奉之以爲道之綱。姦人遂乘之以售其伎害之術。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難。故賢爲姦惑。而庸主具臣勿論也。夫豈然哉。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是書也。著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恥。起建炎之衰。誠當時之龜鑑矣。顧抑思之。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諾趨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說經也。於公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於餘邱。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翬與慶父終於弑逆。其說伸焉。而攷古驗今。人君

將之道。夫豈然哉。前之允侯之於夏。方叔召虎南仲之於周。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抑豈履霜弗戒。而必於今將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謂也。故易曰。在師中。王三錫命。錫命者。王在師中者。長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恩不浹。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奪之。爲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無權之謂也。將而無權。與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惟胡氏之言如此。故與秦檜賢姦迥異。而以志合相獎。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執以爲道者非也。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爲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皆畜菹醢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天子含爲隱慮。文臣守爲朝章。胡氏沿染餘風。沁入心腎。得一秦檜。而善其有同情焉。嗚呼。夫豈知疑在岳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爲之。蓋愆徒觸怒以竄死。而終莫能挽哉。檜之自虜歸也。自謂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兩言者。以河北人歸女真。河南人歸劉豫也。是其爲說。狂駭而必不可行。匪直資千秋之笑罵。高宗亦怒而榜其罪於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之。高宗終委國而聽之。雖不知人。甯至於此。夫檜所欲遣歸女真劉豫者。非汎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凡扈從南來。分節建旄諸大帥。皆夾河南北之部曲。各有其軍。而高宗宿衛之旅。不能與較盈虛。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焉。檜以爲盡遣北歸。則枝弱者幹自彊。而芒刺之憂以釋。蓋亦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

姦計未周。發言太驟。故高宗亦爲之愕異。而韓岳之勳名尙淺。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際。故不卽以爲宜。而胡氏促膝密談。深相契合者。猶未可卽喻之高宗也。已而羣盜平矣。諸帥之軍益振矣。屢挫女眞之功日奏矣。三軍之歸嚮已深。萬姓之憑依已審。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檜抑術愈工。志愈慘。以爲歐之北而不可者。無如殺之罷之。權乃盡削而事易成。故和議不成。則岳飛之獄不可起。韓世忠之兵不可奪。劉光世張浚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爲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爲計也。則以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爲子輦慶父之禍。可永杜於百年。嗚呼。亦孰知檜之別有肺腸。睥睨宗社。使不死。烏可制哉。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爲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於上虞丞婁寅亮。疏賤小臣。言疏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寅亮之言。定一代之綱常。協千秋之公論。誠偉矣哉。顧其爲人。前此無學術之表見。後此無德業之傳聞。固非議定於誠。以天下爲己任者也。高宗於此。猶在盛年。度以恆情。必逢惡怒。越位危言。曾不憂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蓋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傳於外。寅亮與聞而深信之。以爲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功可必。名可成。有榮而無辱也。是謀也。宗尹聞之。中外傳之。寅亮處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



耳結舌。曾無有能贊一言者。故曰。宋無人也。夫宗尹誠不足道矣。張德遠新平內難。任授分陝。趙惟重系屬本支。尊參坐論。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所謂焉用彼相者。責奚辭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忱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躡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治末者先治本。治外者先治內。匡君之失者。必獎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當其時。雪二帝之恥。復祖宗之地。正東夏之防。誠切圖矣。而抑猶其末也。闡太祖之幽。蓋太宗之愆。立義自己。以感天人之丕應。付畀得人。以垂統緒於靈長者本也。故張子房當草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長源當擾亂之世。而決定嫌疑。然後天子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而在旁之浸潤不入。宵人知我有贊定大策之元功。而甌臬之流丸自止。自宮中以迄四海。咸知國家之祚允方新。而謀自我成。道惟君建。則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長。日與密勿之謀。曾此弗圖。而藉手望輕志末之小臣。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畀。是猶足推誠委國。爭存亡勝敗於疆敵者乎。張德遠之不及此。猶有說也。皇子專之速斃。有物議焉。不敢稱立嗣於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趙惟重何爲者。而亦懵然弗問耶。高宗之世。將不乏人。而相爲虛設久矣。其賢者皆矜氣近名。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宏猷者也。高宗幾信幾疑。而不見其可恃。故汪黃秦湯術雖陋。志雖邪。而猶傾心吐意。以違衆直行。敢於自任。無遲回濡



宋 論 卷十  
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從之若崩。藉令韓范以爲肺腑之臣。則引社稷之存亡於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謀皆夙。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濟濟盈廷。而不能爲寅亮之言。其爲上所輕。而斥之竄之。不伸其志。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

自宋以來。州縣之庭。立戒石銘。蜀孟景之詞也。黃庭堅書之。高宗命刻石焉。讀者僉曰。勵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嗚呼。儒術不明。申韓雜進。夷人道之大經。蔑君子之風操。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懷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景僭僞亡國之主。無擇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夫謂吏之虐取於民者。皆其膏脂。謂夫因公而科斂者也。峻罰其鏹金者也。納賄而鬻獄者也。市買而無值者也。若夫俸祿之頒。惟王所詔。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創也。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經。班之有等。民不怨於輸將。上不勤於督責。天尊地卑。而其義定。典敘禮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不可矣。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君子之道。以無傷於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樂與者。一介不取。弗待於人之靳之也。如其所受之祿。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惡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旣酬而升之。揖而進之。寄之以民社。而謂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賤行。至於此極。欲望其戒飭自矜。以全素履。

其將能乎。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氣也。得利爲恩。失利則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不可滌除。而政之所揚抑。言之所勸戒。務有以養之。而使泳游於雍和敬遜之休風。以復其忠順之天彝。故合之於飲烝。觀之於鄉射。逸之於大蜡。勞之於工作。絃之以禮。裁之以義。遠之於利。禁之於爭。俾怨讟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祿於國者。皆爾小民之膏脂也。於是乍得其歡心。而疾視其長上。其情一啓。其氣一奔。則將視父母之食於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趨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於禽獸矣。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猶自棄。則克己自責。以動之於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之糜民財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頒。指爲腴削。倡其民以囂陵詬誅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術也。進賢士以綏民者。選之有方也。飾吏治以無虐民者。馭之有法也。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難欺。無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鑒。惟孟彙以不道之身。御交亂之衆。故不得已而姑爲詛咒。爲人君者。而焉事此乎。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彜之性。不以懷利事其長上。務獎之以坦然於好義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禮必其至。物必其備。辭必其順。而與其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

其吏以不鬻。無不敬者。無不和。則雖有墨吏。猶恥譏非。雖有頑民。猶安井牧。畏清議也。甚於鬼神。賤貨財也。甚於鞭撻。以寬大之心。出忠厚之語。平萬族之情。定上下之紀。夫豈下急刻峭之夫所得與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違之。詛怨之言。何爲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石晉所割之地。驅女眞於塞外。不得亦可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於彼。必察其情。度之於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疆弱也。情有所必爭。力雖弱。未可奪也。疆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疆。未可恃也。弱者勿論已。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眞之初起也。積怨於契丹。而求洩。旣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并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漠。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絕而難於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雒關陝。宋不能守。勢可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土。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眞自敗盟而

後。力未能得。而協割於衆。以其爲燕之外護也。以其爲芻糧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土馬之可撫有而彌疆也。郭藥師一啓戎心。而女真垂涎以歆其利。久矣爲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宿將未凋。餘威尙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梟。決死以相枝拒。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覆沒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之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麾。則雁行以進。稟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合從之師。衄於函關。山東討卓之兵。阻於兗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於河南。其不如劉豫孤軍直進。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離定於內。而成敗券於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撓彼必爭。當百戰之驕虜。扼其吭而無憂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蠹。張俊劉光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續。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幾幸者也。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爲繼也。春秋許經亭之次。謂其可以止也。自趙普沮曹翰之策。而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閫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維。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僊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年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鶡炙。不

亦誕乎。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帥臣而求令譽。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稱焉否也。帥臣之得令譽也。有三。嚴軍令以禁掠奪。爲輒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姦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岳侯之死。天下後世胥爲扼腕。而稱道之弗絕者。良繇是也。惟然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成勞於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卽不遇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況帥臣者。統大衆。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則志不甯。交不定則權不重。志不甯。權不重。則力不足以宣。而撓之者起。撓之者起。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畢遂其事。非但身試不測之淵。而逢其沈溺也。君非大有爲之君。則才不足以相勝。不足以相勝。則恆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衆。歸其握。歷數戰不折之威。又爲敵憚。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而惟震於其名。其勢旣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詡。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抒其悲壯。於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溢中外。流風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爲歌謠。且爲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姦也。廟算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己爲援。己



復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姦人之媚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於國者。未之有也。故漢之功臣。發縱指示。一聽之蕭張。絳灌無文。不與隨陸爭春華之美。郭子儀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賢。而不與納交。以結君子之好。知元載魚朝恩之惡。而不相攻訐。以觸姦佞之機。李光弼改紀其軍政。而不競其長僕。固懷恩固屬其部曲。而甘與爲伍。乃以廢斥之餘。一旦躍起。而卒拯吐蕃之難。以是動而動罔不利也。以是求而求無不得也。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趙氏之宗祊。而胡不講於此耶。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於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褊而無定情。已見乎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達。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爭。名義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歡迎。而且綴采數文。網羅文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爲浹洽。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詡。以辨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相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浚之辨。合宰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於身。以受羣言之贊頌。軍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嗚呼。得失成敗之樞。屈伸之閒而已。屈於此者伸於彼。無兩得之數。亦無不反之勢也。故文武異用。而後協於一。當屈而屈者於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也。故進退無恆。而後善其用。岳侯受禍之時。身猶未老。



使其弢光斂采。力謝衆美之名。知難勇退。不爭旦夕之功。秦檜之死。固可待也。完顏亮之背盟。猶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將舉社稷以惟吾是聽。則壯志伸矣。韓劉錡二吳。不懲風波之獄。而畜其餘威以待承女真內亂。以躡歸師。大河以南。無難席捲。卽不能梨庭掃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敝月削。以迄於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於譽岳侯者之適以殺岳侯也。悠悠之歌誦。毒於謗訕。可畏矣。夫知畏之。則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岳鵬舉鄜城之捷。太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率此競起之衆。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犄角耳。若所謂豪傑義社者。固無能爲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於翟義。嗣其後者。爲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覩矣。故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於此焉。夫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疆於己乎。則是己固弱也。己弱而恃人。盼盼然目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爲主。疆者爲賓。敵且攻其弱。而主潰。疆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疆。莫能救己也。所恃者弱於己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己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勢且先挫。而三軍之氣爲之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爲之增。己雖疆。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

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於白刃之下。復奚恃而可哉。況乎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而羨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幾幸其得者焉。其次則有好動之民。喜於有事。而蹇蹀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徼幸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爲衆所迫。不能自己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厮養。聽命於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卽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半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弈無恆。無芻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奕無恆。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翟徐旋起而旋仆。況女真之駭戾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興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興往而爲之聲援。女真不辨其非真。而爲之震動。垣曲沁水之守。抑河北初降之餘燼。非海上鷲擊之雄也。是以往而得志。浸令一試再試。情形盡見。女真且出銳師以搗之。則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旣燬。而勃然以興者。皆茶然以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未至於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審女真與宋。彼己之情形。其壘涌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閒乎。義社恃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衄。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

恃則兩相失。女真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惡足以當之。夫用衆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入援之兵而勝。苻堅兼帥鮮卑。氏羌河西之衆而亡。揭竿以爲幟。揮鉏以爲兵。野食鶉棲。以爲屯聚。此羣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羣盜。猶之可也。已爲盜。則不畏死者也。因爲盜。則自我洗滌之。其不任爲兵者。可汰也。爲盜而有渠帥。則固可使就吾束伍也。去家爲盜。則無身家之累。不以敗爲憂。故諸帥收之於江南。而藉其用。若義社。則旣以義爲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法。進退惟其意。而我不任爲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湖閩廣之間。起者衆矣。而終不救礪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得已之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勢無所藉。幾無所乘。一念猝興。圖度天下。而期必於爲天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興也。無心干祿。而天命自歸。先儒之言詳矣。非虛加之也。帝堯之世。岳牧盈廷。九男非皆敗類。耕稼陶漁者。而謂帝將禪我乎。武王養晦。年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壽也。沖人方弱。保國不遑。而況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年。而後秉鉞以麾。假之年而贊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而乘時以御。因之而已。聖人且不可必。而況下此者乎。一介之士。策名於當時者。或爲偏裨。或爲文吏。目之所規。心之所成。雖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概可知也。生死屈伸。榮辱貴賤。且乘於不測之數。

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者。姑試之而漸進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之日。遽蹶蹕以躍起曰。吾將奄有方國。南面以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稱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誅夷。故以知亂臣賊子之成乎。篡奪者。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豈盡欺人哉。橋元未嘗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己。則出身仕漢之初。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知此則人主之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於豫防之道者也。秦檜專政之暮年。大起刑獄。將盡殺張趙洪諸公。逮及宗室。當斯時也。諸公竄處遐方。不得復進一議。論和議之非。於檜無忤也。和已成。諸將之兵已解。檜總百揆。膺世祿。其所欲者。無不遂也。檜死而高宗勿釋趙汾。召還遷客。則檜之深甚諸公。非必逢君也。檜之誅逐異己。不欲愍留一人者。豈僅快一時之忿忤哉。徧置其黨於要津。而不使宋有一親臣之可倚。骨鯁已空。發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檜之厚植其勢者。勢無不成也。高宗之年已耄矣。普安拔自疏遠。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宮車晏駕。檜猶不死。則將拔非所立之冲幼。暫立之。旋起奪之外。有女真以爲援引。內有羣姦以爲佐命。趙氏宗祊。且在其心目之中。易於掇芥。檜之志。豈待吹求而始見哉。乃當靖康之年。始立臺端。與馬伸等共請女真立。趙後未嘗念及此也。及其自虜來歸。受撻嬾旨。力主和議。亦祇求和成。而居功受賞已也。卽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獨立百僚之上。猶未能遽取必於邪逆之成也。已

而諸賢竄矣。岳侯死矣。韓世忠謝事閒居。劉錡二吳斂手聽命。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而亦廢處矣。所欲爲者無不可爲。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周回四顧。知天下之無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馭已。然後睥睨神器。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後成乎大惡哉。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嗚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鑒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卽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盛。橫加侵削。乃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罅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蕭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刃韞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於早。亦奚辨而可哉。夫霜非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怵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於正者。勢溢而志或以淫。志於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而必有所憚。而不敢爲。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爲石敬瑭劉豫之爲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其被囚而北也。與何處孫傳司馬朴同繫。而獨不見殺。其羈於女真也。與洪皓朱弁同留。而不與同拘。其脫身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盡室以安歸。則其狎凶狠之驕虜。使帖然聽己之徜徉者。可畏也。張浚趙鼎李綱胡寅。皆高宗患難之君臣。屢退屢進。而



莫能相捨。朝野兵民。衆望所歸。而共倚其成。檜一得志。而屏息竄逐。莫敢與爭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羣盜。力戰中原。將士樂爲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殺之。曾莫有敢爲之鳴控者。可畏也。韓世忠撫數萬之衆。脫高宗於幽繫。上得君心。下孚羣望。獨於檜不能一詞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張俊位望最隆。與檜合謀。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檜轉盼相違。奪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約責檜。而帖耳伏從。尤可畏也。挾此數可畏之才。欲爲則爲之。爲之甫成。而又進爲之。力甚鷲。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而中止乎。主和議者。前有汪黃。後有湯史。而人敢與爭者。有可爭之勢也。君不固信者。無可信之術也。故旋用旋黜。而終不勝公論之歸。檜獨盡箝天下之口。盡反數十年之爲。狡夷且入其牢籠。六軍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豈一旦之能快搏噬哉。當其時。觀其面目。觀其設施。聞其言說。苟有庸心於鑒微知著者。奚問其志哉。卽其人而知之有餘矣。堅冰者。非霜志也。勢也。或馴致之。或不終致之。存乎辨之者爾。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進而問其心也。固已辨矣。胡康侯之爲檜欺也。據目前之志。忘馴致之變。宜其惑已。

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閒必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福。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楚虔之於乾谿。夫差



之於黃池。苻堅之於淝水。完顏之有瓜步。傾之速也。有合符焉。其恃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高頴聞陳喪而班師。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渡。周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盛於外者。中且枵而難必起。自固其本。而後可徐圖於後也。知此則人震已以不可禦之勢。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義不足以震。名無可執。斃無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於人。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況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於外。授人以餘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盛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其士卒。則疆與弱之相聞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於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部分進而不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也。簇進而壅於道路。則名衆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則自固之謀必速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質。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虞允文乍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然則晉鄭銳起而嚮楚。當無楚矣。趙鞅蹶興而薄夫。差當無吳矣。然而不能者。爲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句踐之興。慕容垂之叛。完顏雍之篡。豈可幾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

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衆。散者必潰。衆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彊。動者必折。彊者必摧。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紐也。君子觀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妬之危也。始於羸豕。剝之孤也。終以得廬。守其大常。以御其至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榮悴之際。難言之已。貧賤者。悴且益難勝也。崇高者。榮愈不能割也。故代謝之悲。天子與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冊立愛子。猶不憚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於孝宗。未有毛裏之恩也。乃年方盛而且育之宮中。天下粗定。而亟建爲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內禪。迨其退養德壽。歲時歡宴。如周密所記者。和氣翔洽。溢於色笑。翛然無累。忘其固有天下之榮。得不謂高人一等乎。人之於得失也。甚於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於百金之產。苟能夷然澹定。以處得失。而無憎伎之心。是必其有定力者也。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瞻懷君父之隱痛。復何所顧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節。物固莫禦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稱臣於驕虜。而無媿怍之色。虐殺功臣。遂其猜妨。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患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滯殘疆。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於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恬淡於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與於道。不僅尋丈之間也。人之欲有所爲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則

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萌。而卽自疑。其氣方動。而遽求靜。恆留餘地以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二者之患。皆本原於居心之量。而或踰其度。或阻其幾。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要以遠於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爲之也。夫苟弛其志氣。以求安於分量之所可勝。則於立功立名之事。固將視爲願外之圖。而不欲與天人爭其貞勝。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於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誠一弛而不欲固張。則且重抑其情。而所以自保。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矣。己與物往來之衝。有相爲前卻之幾焉。己進而加乎物。則物且退縮。而聽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己退而忘乎物。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臨己者。有順有逆。而要不能勝其臨也。夫苟不勝其臨矣。力不可以相禦與。則柔巽卑屈。以暫求免於害者。無所復容。力可以相禦與。則畏之甚。疑之甚。忍於伎害。以希自全。故莊生之沈溺於逍遙也。乃至以天下爲芻之藪中。而無一名義之可恃。以逃乎鋒鏑。不獲已而有機可乘。有威可假。則淫刑以逞。如鋒芒刺於衾簟。以求一夕之安。惟高宗之如是矣。故於其力不可禦者。稱臣可也。受册可也。割地可也。輸幣可也。於其力可禦者。可逐則逐之已耳。可殺則殺之已耳。迨及得孝宗而授之。如脫桎梏。而遊於閭風之圃。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蕭然自遂。拊

髀雀躍於無何有之鄉。以是爲愉快而已矣。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壽考者。莫高宗若也。其志逸。其氣柔。其嗜欲淺。而富貴之戕生者。無所耽溺。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貽也。然而積漸以糜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愍留之宇宙。而授之異族。自此始矣。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語王道。知其說者。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進而必極其道義之力。自非聖人。則乘權處勢。以免天下於凶危者尙矣。是豈徒人主爲然哉。雞鳴不起。無所孳孳。進不爲舜。退不爲跖。行吟坐嘯。以求無所染。迨其勢之已窮。則將濫入於跖之徒。而不自戢。所必然矣。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趙鼎於瘴鄉。其爲跖之徒也。奚辭。君子鑒之。尙無以恬然自矜潔已哉。

宋論卷十終

宋論卷十一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孝宗

漢之於匈奴也。高帝圍呂后媢。掠殺吏民。烽火通於甘泉。文帝顧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垂及於景帝。休養數十年。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於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遁。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苻離一敗。委敝而不復振。以迄於宋之凶哉。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怨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爲折衝者。奚恃哉。摧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專寄腹心於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爲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而用不密。量不宏。用不密。則天下交逋其志。而氣以盛而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惟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不窮。馬仗何從而給用。呼而卽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謀之不夙。則臨事四顧而徬徨。信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卽授。



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於姦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徒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媚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身。避影銷聲於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於內。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略。豈秉麾建旆。大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夫孝宗而果爲大有爲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殄矣。完顏雍新撫其衆。而不遑遠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簡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未逐。尹穡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遑信任。朱元晦劉共父可使秉國成。而尙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於是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遽爾張皇。迫於求獲也。楊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兵雖已弛。準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闔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勞。收積漸觀。覺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駭奔。彼且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

以待狂興之躡。如是以圖之。燕雲卽未可期。而東收汴維。西埽秦川。可八九得矣。此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摧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醉夢而已。獨醒。卻衆議以憤興。而激其妒忌。孝宗企足而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逍遙而進。橫擊率然之腰。姑試拚鋒之螫。李顯忠萬里初歸。衆無與親。卻宏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苻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其幸也。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亾。契丹之送死於女真。女真之興尸於蒙古。皆是也。宋之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壓。而疆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諮謀愈廣。名愈正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爲之君。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以尙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年所。大典數行。徒於所生父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邸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未可一概論也。禮曰。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生父母。則於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總以降。迄於服絕之遠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

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閒所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夷之所疏遠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於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親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概之論可執也。則孝宗於此。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其於秀王。俯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忘之。鄙哉。其爲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已而爲父母。濮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已而卽非父母。然則利之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絕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於後。固將夷漢唐而上之。其曰傳長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爲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爲疏屬。是宋未亾。而太祖之亡久矣。幽明交恫者。於茲六世。爲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子孫。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俯以上。至於德昭。含不敢言之恤。以俟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高宗嗣子。雖夭。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眞宗以下。族屬不乏賢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是高宗者。非徒允爲孝宗之父。實爲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以子孫爲其子孫。情之至。卽理之公矣。孝宗壹盡其忱。以致孝於高宗。卽以追孝於太祖。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庸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遺憾於人心。不然。執一槩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隙以授邪說之歧。而爲所屈。

服。故張璠桂萼相反相激。而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無違其分也。研諸慮。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於古人之尺度。而無銖纒之差。夫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說於此。藩王之子。入爲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薨。若僅高官大爵。稱爲叔伯。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表。北面稱臣。如咸邱蒙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爲乎。故執一槩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爲之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可以少安。而講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次子嗣爵。以守侯度。而迎王入養於宮中。謝老安居。無所與聞。以終其壽。其薨也。葬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絕期之制。而行期服於宮中。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纘太祖者。有父在。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於百年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於設刑網以摧士氣。國乃漸積以亾。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偪側之形。囿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爲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區宇。退處以保其貞。於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

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弊有三。要以無裨於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撓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於詭隨。而奚有於國事之平陂。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以爲士自有安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故當世習與相安。而獲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尚。而不可問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又其上。則固允矣。爲秉正之君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崇。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嚴。而摘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衛道。言長而益啓其爭。以視先正。含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如淵涵。慎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自斂。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者。定之元功而未逮。卽以絜韓琦李洸定



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所未遑及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辯。無庸懦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亙百年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於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乃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不入於罪罟。延及靖康。女真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才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彊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表。士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羣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以負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立。奮志有爲。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隆恩禮。慎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概可睹矣。陳康伯。葉禹。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興之利。而民亦不傷。辨可辨之姦。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綠飾治平而止。絜之往代。其於王茂宏。謝安。石季長。源陸

敬輿匡濟之宏才。固莫窺其津涘。卽以視郗鑒之方嚴。謝宏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杜黃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葉適辛棄疾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推而上之。朱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宇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鑒風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堅。正報讎復宇之名。持固本自彊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洗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爲亂世所焚。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窘。而體道未宏。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卽使孝宗三熏三沐。進三君子於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訐謖。廓清九有也。藉其摧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以蘄免斯民於左袵。惟染以熏心之厲。因其悞翫之謀。日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於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惡。均於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當世之生民已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鳶之戾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武之澤於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拘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荏苒以忘憂。彊毅而能宏通。不孤清以違衆。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以淺其藏。節可亢而不過於絕物。以廢其用。後

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囂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斯可爲痛哭者也。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真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論者謂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寔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得已。而姑以息民爲名。質買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真相枕而亾。其幾兆於此矣。宋自秦檜持權。摧折忠勇。其僅免於死亾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徯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適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撓。逍遙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茶。不肖者耽一日之娛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過。卽自矜君子之徒。談及封疆。且視爲前生之夢。如是則孝宗雖蹠蹕以興。疾呼心亟。固無如此充耳無聞者何也。故苻離小劔。本無大損於國威。而生事勞民之怨謗。已喧囂而起。及其稍正敵禮。略減歲幣。下卽以此獻諛。上亦不容不以自安。無可奈何。而委之於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奄衰息。無復生人之氣矣。女真之初起也。以海上之孤軍。跳梁而不可禦。駸駸而有中夏者。恃其力之彊也。以力立

國者興衰視乎其力。至完顏亮之時。梟雄之將。敢死之兵。或者或死。而存者僅矣。逆亮又以猜忌之威。虔劉其部曲。牽率以南犯者。皆疲弱離心之下駟也。故采石問渡。虞允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餘。完顏雍雖爲衆所推。實篡弑也。乘機委順。徇衆志以藏身。而幸保其富貴。夫豈能秉鉞一麾。操生死以制人。使冒白刃以馳蕩乎天下者。衆胥曰。逆亮之毒我。而藉爾以圖安也。雍亦曰。吾亦懲亮之佳兵而安爾也。遑問江左乎。且以海濱穴處之衆。浮寄於中華。衣錦含甘。笙歌燕婉。蕩其犢雛之心。雍方四顧徬徨。無可託以騁雄心。而窺江海。則延首以待王之望之來。與宋共謀姑息。無可奈何之情。猶之宋也。講敵國之禮。得四州之地。爲幸多矣。而抑又何求。是則宋之爲宋。一女真也。女真之爲女真。一宋也。相效以趨於銷鑠。何賢乎。而豈果有不忍斯民之情。使脫干戈以安衽席乎。君爲之名曰。吾以息民也。下之貢諛者僉曰。息民者。大君之仁也。質買之民。偷旦夕之安。爭效其順曰。吾君與當國者之能息我也。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自其所必致者。奚待禍之已烈而始知哉。乃害已烈。而論者猶不知其兆先於此矣。則甚矣。古今之積惑。不可瘳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安而忘戰。其危可必。況在危而以忘戰爲安乎。女真則去其故穴。盡部落以棲苴於客土。耽鹵獲之樂。解驕悍之氣。據廣斥之中原。無江淮之米粟。其危也如彼。宋則冀代之士馬不存。河山之險阻已失。撫文弱之江東。居海陬之絕地。

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懲。亾將何恃。繫之苞桑。猶恐不固。而繫之春華浮豔之卉草。奚待有識而後爲之寒心邪。以旣衰之女眞。而宋且無如之何。則彊於女眞者。愈可知矣。以積弱之宋。而女眞無如之何。則苟非女眞。固將能如之何也。女眞一傾。而宋隨以潰。奇渥溫氏談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之成而已。羽翮成而復能以旦夕延哉。使宋能深入以伐女眞。則威伸於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懼心。宋不能大逞志於女眞。而女眞之兵不解。則女眞日習於戰。而不自弛其備。即使女眞能窺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尙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亾。故兀朮之南侵亟。而岳韓劉吳之軍日增其壯。迫之者激之成也。拓拔氏通好於齊梁。宴坐雒陽。緣飾文雅。而六鎮寇起。元氏之族以赤驕之者陷之溺也。乍然一息。而國旣危。民且終不保其生。此有通識者之洞觀。非流俗之所得與知也。



宋論卷十一終

衡陽王夫之譔

光宗

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何爲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心膂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爲者也。以謂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年之喪。謝絕庶政。日奉几筵。曾是以爲孝。非其飾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陰者。總百官以聽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之宰。抑必綽有餘裕。於負荷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爲妨也。況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者。惟其以天下授已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以社稷有主。爲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不息心以燕處。不分志於聲色。罷昏祭之吉禮。停慶賞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爲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夫身未耄倦。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聞。始之者趙主父。繼之拓拔宏而已矣。斯皆蔑禮敗度。以褻大位者也。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己未有嗣。而孝宗以久廢之宗支。七世之疏屬。拔之

於幼沖。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年垂六十。內禪時五為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國無可

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眞寒盟。兵爭復起。

衰年益餒。抑無以支不固之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為也。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

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既至尊而無

尚矣。積累而上之。又有人焉。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

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

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間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箴砭。遂授宵

人以離間之隙。基累者必傾。棟隆者且撓。大臺之嗟。焚如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況

光宗者。愚頑之聲音笑貌。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楊廣之姦。可矯飾以欺

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己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

沈邪。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旦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

王彊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為失也。晉武帝拒衛瓘之諫。以立惠帝。賈氏

之惡以宣。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變。未為得也。夫光

宗之視晉惠。差辨菽麥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即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

乎。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其宵小。飭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簡德望之大臣。受顧命

而總百揆。即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蠱。無難施竄殛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絕天彝。

貽宗社以阡危之勢哉。教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也。悍妻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國政矣。俄而使卽大位矣。己已處於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地。乃惡李氏。而有廢之之語。嚙囁於閨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菀結。而不永其天年。亦自貽之矣。高宗經營密勿者數十年。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己乃無所圖維。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末矣。汶汶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繇今思之。誠不測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爲。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苫次。迫欲脫屣。憤恥之餘。激爲鹵莽。誠然。則亦惛惛悻悻。非君子之度矣。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未失。國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謂得守所付畀者。卽其功也。亦何用此卞躁爲也。

朱子知潭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爲法也。均平詳審。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繇是亾。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則治地之政是已。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卽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爲至矣。乃更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槩見。

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已。其學乎。所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然而言者非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躁用之。舉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所以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歷之終焉。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足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如其故。晴雨之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足以期之。夫物則各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爲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爲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今夫經界何爲者邪。以爲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而奚待於上。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埒。方穫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匿侵。自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泄之文吏。唯辭是聽。睹此山川相繆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



羣疑於不言之塊土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爲也。以爲辨賦役之相詭射者。乎。詭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卽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有等等之。以三等。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十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均。而民更無所愬矣。以爲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彊之無兼并乎。此猶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并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彊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嚮邇。更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更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陘其溝洫。夷其隄埒。而後畸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并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己。則假立疆畛。而兼并者自若。徒資姍笑而已。若夫後世爲經界之說者。則以搜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逐畝推求。而無尺寸之土。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三代之制。

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者。非果易也。留其有餘。以勸勤者。使竭力以耕。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珠粟。無能脫也。夫是之謂箕歛也。奚辭哉。夫田爲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白竈之姦。不足爲富人病也。況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地磽确。而勤民以有餘之力。強加水耕火耨之功。幸歲之穫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洲渚。乍涌爲邱。危岸穹崖。尙傾未圯。目前之鱗次相仍。他日之沈坍不保者。亦有昔屬一家。今分異主。割留橫互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場者。若此之類。難以更僕而數。必欲執一畫定之溝封。使一步之土。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悝之盡地力。用此術也。爲君子儒。以仁義贊人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之弊。必流爲買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世。必有審此者矣。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規畫形勢。備盡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商周之天下。其於今者何如哉。侯國之境土。提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遂。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鄴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百里以內。耳目相習。土著之士。爲利爲病。周知無餘。因仍故址。小有補葺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曲。廣野浩漫。天子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長。遷徙無恆。乃欲懸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昏暴者。幸以圖成。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穉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陂陀欹整之異形。在人民則疆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愚樸詭

譎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爲病。此之所欲革者。彼之所因。固有見爲甚利。而民視之如荼棘。見爲甚害。而民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汲。執之愈堅。所傷愈大。以是爲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久矣。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邑。一邑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之善政。不可以行之四海。約略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下固已大均矣。均之者。非齊之也。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以繼之。而後可齊也。政有成型而刑必濫。申商之所以爲天下賊。唯此而已矣。若夫匹夫。以錙銖之利。設詐以逃惟正之供。則惟王者必世後仁之餘。自輸忱以獻。豈元后父母所宜與爭論也哉。以君子競小人之智。以王章察聚斂之謀。以雞鳴夢覺所虛揣之情形。以閉戶讀書所乍窺之經史。束四海兆民而入於圖績之中。言之誠是也。行則非所敢也。雖然。慮也。言此者。未有能行之者也。君拒諫以宣欲。臣嫉賢而獻諛。其於正諫之士。名之曰沽名。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名者。義之所顯也。天下後世公是公非之衡也。有名可沽。則名在諫者矣。自處於不可名之隱。而以名授諫者。使可沽焉。其爲無道之尤也。奚辭。故沽名者。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君非無名。而沽者無可沽矣。雖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國又奚賴哉。君有巨慝。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後諫臣任之。諫臣不能言。而後羣工下至士民。皆可奮起而言之。若夫羣然競起。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後。則首其議者。蓋亦誠出於不容已。而相踵

相附。未問從違。喧爭不已。則其閒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十有八九矣。於是而激庸主  
姦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競以削斥爲榮。空國以去。置宗社於姦邪之掌。徒自獎曰。吾忠  
而獲罪之正人也。則沽名之咎。又奚道邪。且夫君之過。不至於戕天彝。絕人望。猶可浣  
濯於他日。則相激不下。失猶小也。若夫天倫之敍。數人禽之界。存於一綫。一陷於惡。而  
終無可逸。是豈可雷同相競。使處於無可解免之地者哉。子之事其親也。仁之發也。卽  
義之恆也。然豈以爲義在當孝而始孝乎。其不孝者。固非謂宜於不孝。而孝非義也。故  
稱說孝道於孝子之前者。皆無當於孝子之心。稱說孝道於不孝之前者。亦無能動不  
孝之心。無他。可言者義之當然。而惻怛內動。網緼不解之忱。固非言之所能及。其或利  
欲熒之。婦人宵小閒之。奪其心以背其初志。皆藏於隱微。非可以言言者也。故舜之孝  
也。至矣。蔑以尙矣。而其以人倫授契教民者。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不可以法繩其下。優  
而游之。乘罇而導之。去其熒之閒之者。以使自顯其初心。則知悔者若吾訓以漸啓仁  
愛之天懷。怙惡者抑不相激以成人倫之大變。寬之用大矣哉。而能以此導人主以全  
恩。李長源而外。難其人矣。長源始用之肅宗。繼用之德宗。皆以父處子者也。涕泗長言。  
密移其情於坐論而不洩。獨任其調停之責。而不待助於羣言。其轉移人主之積怨。猶  
掇輕羽也。乃至於肅宗事父之逆。獨結舌而不言。夫豈忘其爲巨慝。而吝於規正哉。力  
不與張良娣李輔國爭。則言且不聽。而激成乎不測之釁。則弗如姑與含容。猶使不孝

者有所惜。而消不軌之心。長源之志苦矣。而唐亦苟安矣。嗚呼。人君之忍絕其心。公爲不孝。以對天下。而無忤者。唯光宗獨耳。豈光宗者。曠古彌今。人貌禽心之無偶者乎。於是而留正之咎。不能逃矣。叩闈牽衣。百僚庶士之喧爭。無與弭之。而委大臣之責。以倒授之。乃使甯宗之立不正。韓侂胄之姦得逞。毒流士類。禍貽邊疆。其害豈淺鮮哉。蓋闕然羣起而爭者。皆有名心。非能以推己之孝。成盡己之忠者也。正之所自處者。諫不從。則去而已去者。名之所歸也。君益彰其不孝之名。而已得潔身之名以去。天理民彝。爭存亾於一閒。而心膂大臣。忍以覆載不容之名。歸之君父乎。若以去言。則光宗之不足相與爲荃宰。灼然易見者也。知不可相而不去之於早。其去也。又且行且止。反覆於郊關。以搖衆志。舉動之輕。適足資姦邪之笑久矣。夫光宗之惡。非若劉劭之凶威。不可嚮邇者也。悍婦宵人。嚙啗而成否塞。正爲大臣。上被孝宗之知遇。內有兩宮太后之倚任。誠能忘生死以衛社稷。而救人倫之數絕。夫不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家法乎。楊舜卿。陳源。抑非有李輔國。魚朝恩。擁兵怙黨之威。得兩宮片紙。竄逐在須臾之閒爾。而正不能如其不能。則留身密語。涕泣以道之。從容以引之。諱其大惡於外。而俾有可自新之路。李氏雖悍。而光宗易位。不能從中以起。則固未嘗不可銜勒使馴者。而正又不能如其不能。則姑已。唐肅之逆。猜嫌之甚。南內一遷。幾有主父之危。而朝廷不爲驚擾。國方亂而不害其固存。當是時也。彊敵無壓境之危。宗室無窺覷之釁。大臣無逼篡之謀。草澤



無弄兵之變。靜正之朝野。自可蒙安於無事。正乃無故周章。舍大臣之職。分其責於百僚。招引新進喜言之士。下逮太學高談之子。一鳴百和。呼天籲地。以與昏主妒后爭口舌之短長。不勝則相率而奔。如烈火之焚身。須臾不緩。此何爲者哉。昏悖之主。固將曰。吾不孝之名。大臣已加我矣。羣臣已加我矣。海內士民。莫不加我矣。無可謝於後世矣。卽以身試危機。就兩宮而見幽廢。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親也。舉國之人。以大義束我。而使修寢門之節。倚廬之文也。惡不可浼。而惡用浼。爲彼分崩而去者。自少味而反。奚所恤而不任吾之高臥哉。於斯時也。張皇失據者。若有大禍之在旦夕。而不知其固無妨也。疑愈深。人心愈震。而後易位之策。突起以詫再造之功。揆其所繇。非正使然而孰使然乎。人而與人爭名。名得而實已虧矣。大臣而與君爭名。名在己而害在國矣。況君子而與至不肖之人爭名。爭其所不待爭。而徒啓其爭爲愈陋乎。一諫一去。又惡足以增益留正君子之名哉。故以正爲宗社計。非也。宗社尙未有危。危之者。正之倡衆以去國也。以正爲大倫計。尤非也。光宗之不孝。光宗自致之。正莫能救之。甯宗之不孝。背父以立。則正實使之然也。且使盈廷呼號奔散之後。光宗懼而就苦次以執喪。其於不孝之名。十不能減其一二。不孝之實。百不能救其毫末。正乃引以自居曰。此吾帥衆以爭之力也。則謂之曰沽名。亦非求全之毀矣。奚以知大臣之能盡其道哉。不倚諫臣以興雷同之議。則體國之誠至矣。奚以知諫臣之能盡其職哉。不引羣臣士庶。以興沸騰之

口。則直道之行伸矣。若留正諸人者。任氣以趨名。氣盈而易竭。有權而不執。有幾而不審。進退無恆。而召物之輕。生死累懷。而不任其害。宜乎其爲庸主。悍后。奄人所目笑。而不恤其去留者也。

宋論卷十二終

宋論卷十三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甯宗

趙忠定不行定策之賞。致韓侂胄趙彥逾之怨。竄死湖湘。國乃危亂。或謂金日磾不受擁立之封。丙吉不言護養之勞。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厭二豎之欲。國庶以靖。嗚呼。是豈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爲貴戚之卿。侂胄爲椒房之戚。宣勞於國。不宜膺賞。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內蘊。有必不可以策功賞者。則不可以言言者也。光宗雖云內禪。其實廢也。甯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奪其位。且以扶立者爲有大勳勞而報之。天理民彝。其尙有毫髮之存焉者乎。甯宗以是感侂胄而重任之。加以不貲之榮寵。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甯宗之不孝。尤倍於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其君乎。甯宗之立。忠定處於不得已之勢。無可曲全而行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勢之必然。留正爲之耳。於斯時也。廷臣空國而逃。太學捲堂而噪。都人失志而驚。乃亦何嘗至此哉。光宗絕父子之恩。誠不足以爲人君。而以視唐元武之戈。南宮之錮。猶爲末減。以害言之。唐且無宗社之憂。而況於宋。方其時。外戚無呂武之謀。支庶無七國八王之釁。李氏雖逆。而無外援。楊舜卿陳源雖姦。而無兵柄。徒以舉國張皇。遂若有不能終日之勢。迫忠定以計出於此。而忠定之心滋戚矣。所冀者。

甯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順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媿以臨臣民。而勤於補過。塗飾以蓋君父之愆。隆恩以報孝宗之德。則甯宗可無疚於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務。施施然佩板已者。以爲德。獎廢父者。以爲功。若奪拱壁於盜賊之手。而勒其勳勞於旂常。以告天下。則忠定之生。不如其竄死。宋室之安。不如其瀕危矣。何也。無君有君。而父子之倫。必不可滅也。桀無道而湯代以興。猶曰慙德。父爲桀。子爲湯。爲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徼榮利。是可無慙。則其違禽獸奚遠哉。褚淵沈約之所不敢爲。而爲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獸自處。不敢以禽獸處君。且不忍以禽獸處同事之勞人。厚之至也。顧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諸口。而甯宗卽無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然則忠定之爲相者何也。曰相非賞功之官也。忠定旣決策。造非常之舉。扶危救弊。惟其任而不可辭也。光宗無釋位之心。李后有驕橫之逆。嗣主童昏。姦回充塞。弗獲已而引大任於躬。生死之不謀。而又何多讓焉。舍忠定而他求。爲耆舊者。則留正爾。時艱則逃之江上。事定則復立廷端。其不足以規正宮闈。警服羣小也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復起也。聊以備員而已矣。然則其朱子乎。忠定則已急引而晉之。與共圖宗社矣。資序未及。而進以漸。其常也。賢者之所可受也。拔之於儔伍。躋之於上位。惟英主之獨斷。非大臣之自我而專之。抑賢者所必不受也。升居館閣。以俟嗣已而興。則亦惟已旣相而後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徼。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



不辭。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議忠定哉。

小人蠱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爲之名曰朋黨。則以鉗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季世。則尤有異焉。更名之曰道學。道學者。非惡聲也。揭以爲名。不足以爲罪。乃知其不類之甚。而又爲之名曰僞學。言僞者。非其本心也。其同類之相語。以相誚者。固曰道學。不言僞也。以道學爲名而殺士。劉德秀。京。鐘。何澹。胡紘等。成之。韓侂胄尸之。而實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請禁程氏學者。迨及孝宗。謝廓然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請禁以其說取士。自是而後。浸淫以及於侂胄。乃加以削奪竄殛之法。蓋數十年。蘊隆必洩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夫人各有心。不相爲謀。諸君子無傷於物。而舉國之狂狷如此。波流所屆。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氣。奄黨襲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彊辨有力者莫能也。則爲之倡者。誰邪。揆厥所繇。而蘇軾兄弟之惡。惡於向魑久矣。君子之學。其爲道也。律己雖嚴。不無利用安身之益。澁物雖正。自有和平溫厚之休。小人之傾妒。亦但求異於國事之從違。而無與於退居之誦說。亦何至標以爲名。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擯哉。蓋君子之以正人心。端風尚。有所必不爲者。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絕也。詼諧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流連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客。嬉談面諛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肖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一廁士流。而名義相束。君子

又從而飭之。苟踰其閑。則進不能獲。令譽於當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長者自居於士類。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領而望曰。誰能解我之桎梏。以兩得於顯名厚實之通軌哉。而軾兄弟乘此以興矣。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遊丹鉛之壘。弋韓愈之章程。卽曰。吾韓愈也。竊孟子之枝葉。卽曰。吾孟子也。軾兄弟益之以汜記之博。飾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沈湎於異端。倡爲之說曰。率吾性卽道也。任吾情卽性也。引奏觀李廌無行之少年。爲之羽翼。雜浮屠黃冠近似之卮言。爲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猖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膚。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僞也。僞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爲是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卽以之得利。以之亨。而名卽以之成。惟人之意欲。而出可爲賢臣。處可爲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則褰裳以從。若將不及。一呼百集。羣起以敵君子。如仇讎。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爲矣。故謝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與安石並論。則其所推戴者可知矣。視伊川如安石者。軾也。廓然曰。士當信道自守。以六經爲學。以孔孟爲師。夫軾亦竊六經而倚孔孟爲藏身之窟。乃以進狹邪之狎客。爲入室之英。逞北里之淫詞。爲傳心之典。曰。此誠也。非是則僞也。抑爲鈎距之深文。諳浪之飛語。搖闡君以逞其戈矛。流濫之極。數百年而不息。軾兄弟之惡。夫豈在共驩下哉。故不念其狐媚以誘天下。後世之悅己者。

乃至裁巾割肉。東坡中東坡肉爭庖人縫人之長。辱人賤行之。至此極乎。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慝。火其書以救僅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屆哉。

孝宗升祔。趙丞相議祧僖宣二祖。毀其廟。朱子力爭以爲非。繇此觀之。朱子之講祭法也。不用漢儒之說。刻畫周制。禁後王之損益多矣。漢儒之言周制。周固未盡然也。說周制者曰。天子七廟。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禰至高祖。四世而已。遞祔遞祧。高祖以上。則撤榱桷更新之。抑考周公定禮之日。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訖。而云上祀先公。自組紺以上。至於公劉。則與壇墀無禱乃止。去墀爲鬼之說。顯相背戾。故六經之文。不言毀廟。周公之遺典。孔孟之追述。未有異也。言毀廟者。漢儒始之。鄭元王肅互相競諍。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廟。或云瘞之階閒。洵使其然。後王尙可損益。況其不然。何爲安忍哉。古之有天下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廟。非漫然也。古之天子。自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顯功。旣啓土受封。而有社稷之事矣。則或守侯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閒。其爲君一也。有天下而非驟享其榮。失天下而不終絕其食。則自太祖以後。世守其祀。綿延不絕。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格。而閒其中。斷其續。則四世之祖。上承太祖。所亦遼闊而不相爲紹。互塞陵躐。精氣不聯。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蒼茫恍惚。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繼世之君。雖承大位。而德不足以享無涯之位。則子孫之

事其先惟所評隲。而生我之德。不足以當一獻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況乎近者非無失德。遠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置若行路矣。且其言曰。壇壝有禱則祭。無禱則止。禱而能庇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有存焉者也。精爽未亡。待有禱而後諂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將厭惡。而况一本相嗣。子孫之於先祖乎。又其說曰。誠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雖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精意。不能昭格。無事以虛文爲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爲輕。文生情者。文爲重。思慕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頃。感其洞洞屬屬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斲。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旦夕焉。祭之爲用大矣。而惡可以情所不逮。遂棄其文邪。且夫繼世之君。非必有聿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禩而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則方在殯。而情已睽。其抑將並虞禘之祭。問其情之奚若。而後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通。名山大川。百神之享。身未履其域。心未諳其實。遙聞以耳。因循以舊。柴縈沈狸。未嘗廢也。奚徒其祖。而以遠不相知。澹忘若非有也。三代以降。與子法立。親親之道。尙於尊賢。上以事其先祖。下以傳其子孫。仁至而義行焉。一也。自身以下。傳之子。傳之孫。傳之曾元。以放神器。攸歸。無所限止。徒於其祖遠而斥之。壇壝橫於四世以上。太祖以下。爲之割絕。何其愛子孫者無已。而敬祖考者易窮。度及此。能勿慘怛於中乎。嗚呼。一代之興。傳至

五世七世祚運已將衰矣。百年內外。且有滅忘之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歸。宗廟鞠爲茂草。子孫夷乎輿阜。陌紙杯漿。無復有過陵園而洒涕者。乃此國步尙康之日。惜錙銖之牲帛。憚一日之駿奔。倡爲以義裁恩之說。登屋椽削棄主土壤。不待仁人孝子。而可爲寒心者矣。漢儒之叢喙以爭。言祧言毀。奉一若信若疑之周制。割人心不忍背之恩。固君子所撫心推類。而惡聞其說者也。漢高之祀。止於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傳也。光武之親廟。止於四世。以其承漢之大宗也。抑叔孫通曹褒保殘守陋。不卽人心。而以天下儉其親也。惡足以爲萬世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紹統者。爲祖禰之所自出。則親無與尙矣。保世滋大。以君萬邦。則尊無與尙矣。親至而不可諼。尊至而不可誚。曾不得與井竈之神。貓虎之彪。歷百世而享一朝之報乎。稽之聖訓。未有明文。周道親親。其不然也必矣。天子有禘。諸侯有祫。大夫士有饋食。庶人有薦。降殺因乎其分。而積累弗絕者。因乎其情。則後世無毀廟。而同堂異室。以儉而可久。順人情。合天理。聖人復起。當無以易也。朱子之欲復斯世於三代。言之詳矣。獨於祧廟之說。因時而立義。誠見其不忍祧也。則後之言禮者。又胡忍以喋喋辯言。導人主以薄恩邪。

韓侂胄立僞學之禁。以空善類。其必不兩立者。留趙二相。其次則朱子也。蔡季通隱處論學。未嘗持清議。以譏朝政。未嘗作詞章。以斥權姦。其於侂胄遠矣。乃朱子雖罷。猶得優游林泉。爲學者師。而季通獨嬰重罰。竄死遐方。且爲之罪名。僞不足以盡之。而斥之



曰妖。夫眞與僞難誣者心。而可倒者言也。眞者僞其所僞。僞者僞其所眞。相報以相誣。而名亦可立。今所講者。日用彝倫之事。而題之曰妖。雖佞人之口給。其能無據而恣其狂詞哉。蓋季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於此。亦不能無惑矣。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宮故也。當是時。侂胄勤勞方著。惡蹟未彰。卽欲防其姦而斥遠之。亦無可施其憲典。惟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宮府。置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計。侂胄之奪魄寒心。與朱子不並立之勢成矣。朱子旣以此爲侂胄罪。而抑請廣詢術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詢者誰也。蔡神與以葬師爲世業。季通傳其家學。而參之理數。以精其說。推崇邵氏。以與濂維相抗。是季通者。儒之淫於小道。而爲術人之領袖者也。殯宮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季通自謂知之。朱子卽知。而亦以季通之術知之。然則其云術人者。蓋有季通之徒。挾術思售。而季通隱主其取舍也。禮曰。假於時日。卜筮以惑民者。殺。則挾指天畫地之說。以撓仁人孝子之心者。謂之曰妖。亦奚不可哉。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使戕士類。誠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於禍。誠哉。其不可免也。嗚呼。學君子之學。使小人得加以惡名而不能辭。修遜世無悶之德。而情移於吉凶。覆以與凶相觸。而危其身。處亂世之末流。正學衰。邪說逞。流俗之好尚。易以移人。苟欲立於無過之地。履坦道以守貞者。可褻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罹於咎哉。夫道之與術。其大辨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術者。

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數者術之所窺也。大易卽數以窮理而得失審。小術託理以起數而禍福淫。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親之形體而藏之也。知慎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則彛倫斃而天理滅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則鮮不以爲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當於茫茫之土而希福焉。則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獲。爲君子者。何忍出於此邪。且夫以禍福言。而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祿。傳家之永者。亦莫周若也。攷之於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於上。而後世以昭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庶。後世莫能及焉。豈徒後世之士。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社必安。君不漁色。后不妒忌。而子孫必衆。推以及乎士庶。厚以傳家。勤以修業。則福澤自遠。舍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骼。求大塊之榮施。仁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齒也。小人之欲售其術也。必詭於道以惑君子。故爲葬師之言者。亦竊理與氣之迹。似以藻悅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亂道者。道之所必窮。故京房之諫邪佞。非不正也。而爲倖臣所困。郭璞之折篡逆。非不義也。而爲權姦所殺。妄言天者。

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載。侮陰陽者。陰陽之災必及之。房與璞之窮。自窮之也。充其說以浸淫於後世。於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以罹水火之災者矣。於是已有已葬復遷。割析之。焚烈之。以極乎慘毒者矣。導天下以梟獍之惡。而以獲罪於天。卒隕其世者。接踵相繼。夫君子方欲闢異端。以閑先聖之道。奈之何尸瑣陋之術。曾不足以望異端之後塵者。公言於朝廷。姑試之君父也。以季通之好學深思也。於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亂。其學淫。卒以危其身於桎梏。爲君子者。不以一眚喪其大德。可弗慎哉。可弗慎哉。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爲名而名正。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屈。其或時不能用。覆以得禍。而言傳於天下。天下感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其殆貞勝者乎。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貞勝也。且夫立兩說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恆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恆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而其爲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則所以勝者之果爲定論乎。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得貞勝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頃。皆確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匱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

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也。言吾之是非。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訐謏定命。遠猶辰告。惟其有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爲謏之訐者也。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讐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誠如其言。絀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旣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讐復宇昌言於衆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苻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敝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己。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諡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

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嗚呼。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爲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卽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爲己之所有餘。則是之與非。曲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故君子知爲之難。而言之必。詘。豈懸一義以爲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退思。進斷之於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直之用。盡至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幹之旋之。道備於己。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己者不能攻。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爲貞勝也矣。

唐之中葉。禍亂屢作。而武宣之世。猶自振起。禦外侮。修內政。有可興之幾焉。宋則南渡以後。孝宗欲有爲而不克。嗣是日羸日恭。以抵於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惟其當國大臣。擅執魁柄者。以姦相傾。而還以相嗣。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躡迹以相剝。絲辨及膚。而未嘗有一思效於國者。閒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以爲差等。同一惡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欒書荀偃。不與公子歸生均服汗瀝之刑。齊之滅紀。晉之滅虞。不與衛燬滅邢等。膺滅同姓之誅。知此然後可以服小人之心。而元



無惡所分咎。抑君子以馭小人。處置有方。足以弭其惡。而或收其用。衡有定而權可移。權不可移。則衡弗能爲準也。夫然則取史彌遠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韓賈二豎而等之秦檜。抑未可也。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驚。其情不可測。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訖止。故以俘虜之餘。而駕者舊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衆論之公。惟所誅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慙元凶。不可以是非槩論者也。韓侂胄賈似道。狹邪之小人耳。託宮闈之寵。乘閒以竊權。心計所營。不出於納賄漁色。驕蹇嬉遊之中。上不知有國之瀕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挑釁開邊。重斂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獻諛之夫。爲之從臾。以分徼幸之榮利。彼亦懵焉罔覺。姑且以之爲戲。則抑楊國忠王黼之儔。而固不如檜之陰慘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國有餘矣。夫彌遠則固有不然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黜濟王竑而立理宗。非甯宗意也。然甯宗亦有以致之。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與韓魏公密謀之。韓公且不敢誦言其名。以須仁宗之獨斷。高宗之立孝宗也。以秦檜之挾權罔上。而不能與聞其事。甯宗則一任之彌遠而已。無所可否。虛懸儲位。以聽彌遠之游移。彌遠懷變易之心。然且密屬余天錫鄭清之。以徐察其德性。非若王莽梁冀貪立童昏。以爲竊國地。固欲遠己之害。而不忘措國之安。等爲支庶。而理宗之靜。固賢於竑之躁也。是可原也。其一函侂胄之首。以媚女真。損國威而弛邊防也。然誅止侂胄。而不及將領。密謀預備。固未忘北顧之憂。非若

秦檜之陷殺人宗族而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也。其一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省。以攻真魏。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邸難行。二公執清議。以置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疚者。未有不決裂以逞。而非堅持一意。與君子爲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縈於衷。而利國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爲小人。平情以品隲之。其猶在呂夷簡夏竦之間。以主昏而得逞。故惡甚於呂夏。乃以視彼三凶者。不猶愈乎。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則誅賞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則駕馭之道。得不然。任一往之情。見天下無不可殺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此漢唐以來亂亡之階也。而奚足尙哉。故使明主秉鑒於上。大臣持正以贊之。而酌罪以明刑。則惟秦檜者。當其履霜。而早謹堅冰之戒。自虜來歸。巧行反間。其膺上刑。不宜在宋齊愈之下。蓋其陰鷲之才。抑之而彼自伸。遠之而彼自近。嚴以制之。而不敵其懷薑之毒。柔以化之。而適入其網阱之中。則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冑似道。則世固不乏其人矣。不投以權。則亦與姜特立張說均爲佞幸。弗能爲天下戎首也。若彌遠則槩之使正。導之使順。損其威福。錄其勤勞。邪心不侈。而尺効可收。固弗待於進逐。而惡不及於宗社。馭之之術。存乎其人而已矣。奏檜擅而趙鼎張浚不能遏。侂冑專而趙汝愚留正不能勝。似道橫而通國弗能詰。君子之窮也。當彌遠之世。君子未窮而自趨於

窮亦可惜也夫。

宋論卷十三終

宋論卷十四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理宗

濟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訟其冤。責史彌遠之妄殺。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倫。以扶風化。肆哉其言之也。弗得而訾之矣。雖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時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潘壬誅。湖州平。濟王之於此也。危甚。彌遠積恨而益之以懼。理宗隱憂而厚用其疑。夫誠欲全竑以敦厚道。固當乘其未卽殺竑之時。迪天良以詔理宗。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而理宗免殘忍之愆。如其不聽。引身而退。無可如何。而聊以自靖君子之道。如斯而已。竑旣殺矣。復其王封。厚其祭葬。立嗣以世奉其祀。皆名也。塗飾之以掩前慝。非果能小補於彝倫也。而竑之受誣旣白。則彌遠擅殺宗親之罪不可道。彌遠之罪不赦。則必追論其廢立之惡。以爲潘壬昭雪。追論廢立之非。則理宗不可無所受命聽彌遠之扳己。而遂爲天下君。引其端者。必竟其緒。以此而望之庸主與不令之臣。其將能乎。夫潘壬之起。其禍亦酷矣。使李全如壬之約。舉兵內嚮。則與何進之召董卓也奚殊。宋之宗社。不一旦而糜爛也。幾何哉。天下方岌岌焉。而我咎旣往。以起風波。言則善矣。抑將何以保其終也。夫竑先之以避匿。繼之以入告而討壬。謂其無心爭立。而終可無他者非也。李嗣源爲亂。兵劫以同反。嗣源跳出會



師以討反者。亦未嘗遽與同謀。不思自拔。而其後竟如之何也。竑之始。亦與壬有勿傷太后。及官家之約矣。李全不至。闕然起者。皆太湖漁人。知事不成。而後改圖入告。以勢爲從違。非以義爲逆順。竑可弗殺。而豈必其不可殺乎。若夫廢立之故。甯宗汶汶而委之彌遠。當其時。亦未有昌言爲竑定策者。且竑之不足以爲人子。卽不足以爲人君。西山亦旣知之矣。均之爲宗支也。以族屬言。則更有親焉者。以長幼言。則更有長焉者。知其不可。而更易之於未冊立之前。非奪適亂宗。道法之不可易者也。均可繼而擇之也。惟其人。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竑以庶支入嗣。拒西山之諫。而以口舌筆鋒。睨彌遠而欲致之死。其爲躁人也。奚辭。躁人而能不喪其匕鬯者。未之前聞。孝宗之銳志恢復。爲皇子時。非無其志。秦檜乘權。而緘默以處。岳飛入見。交相信愛。抑視其死而不爭。乃至李林甫之姦。追脅肅宗。憂生不保。形容槁悴。妃孕而欲墮之。然不敢斥林甫之姦。以恤投鼠之器。爲人子者。道固然也。梁昭明小有同異。而懷鬱以死。戾太子致恨江充。而身膺國刑。竑曾不察。而忿戾形於聲色。且以未受誓命之國儲。延昞宮車之晏駕。以逞志於君父之大臣。見廢固其宜也。潘壬亂人耳。名曰義舉。何義哉。匹夫不逞。挾賊興戎。竑弗能遠。則其死也。較之子糾。尤爲自取。其視涪陵廢錮。背約幽冥。推刃同氣者。不愈逕庭乎。君子於此。姑置之可也。彌遠病國之姦。欲爲國而斥遠之。也不患無名。乃挾此爲名。伸竑以抑彌遠。則彌遠無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已論伸而國

惡彰。將孔子爲司寇。掌國刑。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惡。俾定公不安其位。而後變魯以至道哉。言不可以無擇。情不可以不平。奉一義以赫赫炎炎。而致人於無可容之地。豈非君子之過與。

自史彌遠矯韓侂胄之姦。解道學之禁。褒崇儒先。而請諡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於蒙古渡江。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輟儒者之榮也。嗚呼。以此爲榮。而教衰行薄。使後世以儒爲羶。而儒爲天下賤。胥此啓之也。夫君子之道。異於異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行。以其心也。心異端之所欲。行異端之所尙。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於爲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不可得已。古之治教。統於一君師。皆天子之事也。天子建極。以爲立教之本。而分授於司徒師保司成。皆設官以任教。非因其能教。而寵之以官。人習於善。士習於學。學成而習於教。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假於寵。而抑豈人爵之所能寵哉。周衰教弛。而孔子不用於天下。乃以其道與學者。修明之。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以紹帝王之統。故上不待命於宗周。下不假權於魯衛。其沒也。哀公以下大夫之禮。誅之曰尼父。而無諡。子思自列於士。而無世官。非七十子不能請。而哀公缺於尊賢也。君子之道。行則以治邦國。不行則以教子弟。以治邦國。則受天位而治天職。以教子弟。則盡人道。以正人倫。其尤重者。莫大於義利之分。受天位者。利之所歸。而實義之所允。極乎崇高。而非有所讓。盡人道者。義之所慎。而必利之。

所遠。世雖我貴。而必有所不居。崇廉恥。謹取舍。導天下以遠於榮利。俾人知雖在衡茅。而分天降下民寵綏以善之重任。斯孔子所以德逾堯舜。而允配乎天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學散而教淫。於是有異端者興。若田駢惠施之流。道不足以勝天下之賢智。乃假借時君之推尙。以誘人之師己。故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斥爲壘斷之賤夫。退而著書。以開來學。其視世主之尊禮。如塵垢之在體。而浣濯之惟恐不夙。存義利之大閑。而後不辱君子之道。嚴哉舜蹠之分。其不容相涉久矣。老子之學。流而爲神仙。其說妖。其術鄙。非得勢不行也。故文成五利之於漢。寇謙之之於拓拔氏。趙歸真柳泌之於唐。王老志林靈素之於宋。錫以師號。加以官爵。沒而祀之。而後天下之趨黃冠也如鶩。浮屠之學。流入中國。其說纖。其術悖。非得勢不行也。故佛圖澄之於石虎。鳩摩羅什之於苻堅。寶誌之於梁。智顛之於隋。乃至禪學興。而五宗世繼。擅名山之利者。必倚詔命。錫以金紫。寵以師號。沒而賜以塔廟。加以美諡。而後天下之趨緇流也如鶩。奈之何爲君子儒者。一出登朝。急陳其所師者。推爲教主。請於衰世之庸君姦相。徼一命以爲輝光。與緇黃爭美利。而得不謂之辱人賤行乎。夫君子之道。宏傳奕世。非徒以述美而名高也。使後起之君相。知之眞。行之力。學其所學。以飭正其身。行其所行。以治平其天下。則曠百世以相承。而君子之志得矣。如其不能。而徒尙以名。則雖同堂而處。百拜以求。登之於公輔。而視之無異於褐夫。祿之以萬鍾。而視之無殊於草芥。則身沒以後。片

語之褒。一官之命。以莛叩鐘。漠乎其不相應也。爲之徒者。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師。而營營汲汲。伏伺於輦轂。奔走於權門。迨其得之。乃以驕語於儔伍。身辱者自取之也。辱其所師以辱道。不已甚乎。夫爲此者之志。大可見矣。志之未壹也。業之未崇也。大義弗能服躬也。微言弗能得意也。委瑣因仍。以相授受者。非浸淫於異教。則自比於蒙師。所恃以自旌於里塾曰。吾理學之正傳。推所淵源。而天子尊之矣。天下其何弗吾尙也。非是則豐屋之下。三歲而不覲一人。其爲儒也。亦鮮味矣。燿枯木之餘燄。續白日之光輝。故朱子沒而嗣其傳者。無一人也。是可爲長太息者也。理宗之爲理也。未矣。則朱門之儒。爲山長者。愈不足道矣。宜其借光於史彌遠。買似道之竈煬也。

會女真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真。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會女真以滅契丹。非女真之爲之也。女真無藉援於宋之情。亦無遽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閒道以往約。而後啓不戢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真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凌奪。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讐。則援而存之。以爲外蔽。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真。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楫自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真也。聞之則震。當之則靡。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絕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收必然。且閒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女

眞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實。使遲回於爲訢爲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藉不許其約而拒之與。則必有拒之之辭矣。有其辭。抑必有其踐之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辭先詘。如其辭之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爲挑釁之媒。而固茶然不敢盡其辭。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好。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爲利。如是以爲辭。而我詘矣。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嬰盟之約爲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眞爲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惟其不可。故史嵩之亦無可如何。甯蹈童貫敗亡之軌。而不容已於夾攻之約。昏庸之臣主。勢所不能自免也。誠欲拒之而善其辭。必將應之曰。金吾世讐也。往者我有不令之臣。聽其詐誘。資之兵力以滅遼。謂舉燕雲以歸我。遼命旣剿。猝起敗盟。乘我不備。而傾我宗社。吾之不與共戴天久矣。徒以挫折之後。國本未固。姑許之和。以息吾民。而用之今者。生聚於數十年之餘。正思悉率師武臣力以洒前恥。而天假於彼。驅之渡河。使送死於汴蔡。今河北之地。彼且漸收之。以入版圖。河南爲吾陵寢之土。我固將起而收之。俘守緒而獻之祖廟。定河北者。在彼有餘力。而可不須我也。河南者。固在我運籌之中。而抑可不重煩於彼。吾視吾力以進。各以所得爲疆域。待之金孽盡殄。封豨相聯。然後遣使修好。講睦鄰之盛事。今方各有中原之事。未遑將幣。信使之



來。欽挹嘉問。敬聞命矣。如是以答之。則我義旣伸。彼姦亦擿。辭不誑矣。而實不足以踐之。狡焉思逞之猾虜。豈可以虛聲讐服者哉。志不定。膽不充。固呐焉不能出諸口也。雖然。宋於此時。誠欲踐此言。抑豈無可恃之甚哉。童貫之夾攻契丹也。與劉延慶輩茸闖之將。率坐食之軍。小入則小敗。大入則大潰。殘遼且競起而笑之。禍已成。勢已傾。所仰望以支危亡者。又种師道之衰老無能者也。及理宗之世。而勢屢變矣。岳韓劉吳之威。挫於秦檜。而成閔邵宏淵王權張子蓋習於選愼。故韓侂胄蹶起而旋仆。乃至侂胄之樂進武人而重獎之也。於是而虔矯之才。亦爲之磨厲。孟宗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爲兵。將猶足爲將。戰猶有以戰。守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徼幸。敗猶足以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間。不但以半割殘金。而且以抗衡蒙古。垂至於將亡之際。而西川之爭。旋陷旋復。襄樊之守。愈困愈堅。呂文煥劉整反面倒戈。而馳突無前。率先阿朮伯顏以進。如使君非至闇。相匪甚姦。則盡東南之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真。而收汴雒。固其可奏之功。以視昔之聞聲而慄。望影而奔者。疆冢之相差亦遠矣。誠奉直詞以答蒙古。奚患言之不踐。徒資敵笑乎。君國者。理宗也。秉成者。史嵩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爲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不得已而姑許之。明懸一童貫王黼之昭鑒。爲異日敗亡之符券。而有所不能避。固其必然矣。通而計之。酌時勢而度之。固有可不亡之道。而要非徒拒蒙古會師之約。可以空

言爲宋救也。空言者氣矜而不以實者也。

嘗論之曰。浮屠氏以生死爲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數。天之化人無得而與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而可矣。愚足以當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與隱。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方仕而隱。伸而必屈也。而惟己自屈。物不能屈焉。方隱而仕。伸其所屈也。而惟己自伸。物不能伸焉。有可以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隱。有不可不隱。持之以大貞而存其義。酌之以時宜。而知其幾。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虛而死不妄。不輕以身試天下。不輕以天下試其身。終身守之。俄頃決之。皆存乎一心。故曰。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君子之道。仕者其義也。隱者其常也。知仕則知隱矣。故君子之仕。其道非一。而要皆以可於心者爲可於道。則一也。天下待以定。民待以安。君待以正。道誠在己。時不可違。此其不可不仕者也。魯兩生之德。不足以勝之。而高自驕語。無謂也。其次則天下已治安矣。出而無以大異於出也。而君以誠求。賢以彙生。治以贊襄而益盛。則義在必仕。而時順之。雖可以隱弗隱也。周黨嚴光。魏野林逋之欲自逸者。非也。其次則治與亂介。而國是未定。賢與姦雜。而流品未清。君子急將伯之呼。小人深側目之妒。可弗仕也。而自牖之約可納。同聲之應不鮮。志誠貞而憂患誠不能以中輟。則出入於風波之中。而猶可不爲之蒞退。固志士之自命者然也。其下則君昏而不察。相姦而不容。懷悲憤以懸顛。竅忤權臣而爭邪正。於是斥之罷之。竄之逐之。乃至誣以罪罟。羅以朋黨。而伏尸於都市。

此誠不可仕矣。而業已在位。無可避之鈇鉞。則逢比之遺烈。未嘗不可追。而勿爲挾全軀保妻子之謀。以引身佚處。仕與死相因。死不可畏。仕亦不可爲之中沮矣。嗚呼。小人之殺君子。君子弗避焉者。假以君之威靈。誣以國之刑典。旣分義之不可逃。而其死也。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則奚必死之愈於生哉。凡小人之賊賢以亂國者。類出於此。惟理宗之世。史嵩之當國。其殺人獨異於是。忌之也愈甚。而讐之也愈隱。議論弗爭也。祿位弗奪也。醜醉如相忘也。宴笑如相好也。投醕於杯酒。孟羹之中。倉卒以死。而片語不能自伸。天子莫能測其械。盈廷莫能訟其寃。若此者。猶與之共立於朝。以相牴牾。是抱蝮以寢。而采葦以茹也。則誠所謂巖牆者矣。焉有君子而隕其生於杯酒孟羹者乎。需遲顧眄。不勇退於崇朝。不亦惑乎。不可死則不可仕。不可仕而不謀隱。不可死而不貴生。死有輕於鴻毛。徐元杰。劉漢弼。杜範當之矣。乃於時環顧在廷。無有引身而去者。則當時之人才。亦大可見矣。尙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嗚呼。不可仕而猶可隱。以視進不可仕。退不可隱者。又奚若邪。嵩之殺士之日。去宋之亡。猶三十餘年。則知命貴生。以不自辱。固有餘地。以置此身。若嵩之者。不與爭權。而毒亦釋矣。過此而愈難矣。謝皋羽翼聖予。鄭憶翁汪水雲諸子者。仕旣無君。隱亦無土。欲求一曲之水。一卷之山。散髮行吟。與中原遺黎。較晴雨。采橡栲。而不可得。然後君子之道果窮。如之何。可隱不隱。而以死殉簪紱也哉。

不仁者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言。失言。不仁之尤。冒不孝之惡。爲清議所攻。猶多其口說以相拒。惡至斯而極矣。如是而可執名義以與之爭得失哉。尸大臣之位。徼起復之命。以招言者之攻擊。自史嵩之始。而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仍之。徐元杰抗論以強抑之。而死於毒。至不仁者。爲蛇蠍以螫人。無足怪也。然則羅彞正鄒爾瞻黃幼元之昌言名義。媿媿而不窮。不已贅乎。夫子之斥宰予也。曰。女安則爲之。弗與爭也。但言安而其天良之剿絕。不可復容於覆載。君子一字而烈於鈇鉞。自此以外。無足與不仁者辨矣。先王之使人子終喪而後從政。豈以禁制之哉。以仁人孝子之道相期。深愍而慰安之意。良厚也。以爲子之所致於親者已窮矣。但此三年之內。可薄效其哭踊奠送之忱。創鉅痛深。有毀瘠滅性之憂。不忍復以國事相勞而重困之也。是上之所以待之者。方舉而登之君子之堂。而顧自滅裂之。以陷於禽獸之阱。則惻隱之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矣。夫至於羞惡之心絕。則莠言自口。誰捫其舌。而立身揚名。移孝作忠之說。皆惟其口給以與人相齧蹄。復何所忌。而尙可與之正言乎。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而必欲逆衆論以起復之也。豈果謂此一人者。不可旦夕不立於廷哉。藉其觸嚴寒犯炎暑。五日不汗以死。而社稷遂無所託邪。蓋不仁者之得此於庸主。亦非易易也。或側媚宮闈。以傾主志。或結交宦寺。以窺主心。或援引邪朋。以稱其才。或簧鼓吏民。以頌其功。當父母尙存之日。早億其且死。而爲不可去之情形。脅上以禍福。留未了之殘局。待己以始終。汝汝

者遂入其囿而堅信之曰。是誠不可使旦夕去我者也。夫然則其爲此也亦勞矣。而起復在位之日。覩顏以居百僚之上。氣必有所沮。事必有所掣。終不能昂首伸眉。若前此之得志而驕。夫終喪之日短。而仕進之日長。亦何吝此三年之姑退。以需異日之復興。然而決忍於禽獸之爲。亦有絲已。持大權居大位。與聞國之大計。而進退綽然。可因時以任己志者。惟君子能也。否則居心以坦。制行以恪。無險陂刻覆之政。可寡過以免於彈射者也。且進之而夕可退矣。夕退之而旦又可進矣。任事數十年。而決去一朝可矣。投閒已久。而復起一朝可矣。若夫不仁者。褊妒以妨賢。其積怨者深也。飾姦以罔上。其匿情者多也。擅權以遠衆。其欲相代以興者夥也。所恃以箝盈廷之口。揜不軌之情者。惟魁柄在握。日得與宮廷相接納。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要領耳。非無同惡之淫朋。而兩姦相暱者。必隱而相傾。則一離乎其位。大則禍亟隨之。小亦不能以更進。故史嵩之一退。而徐元杰果大反其所爲。不得已而以酖毒殺正士以自全也。不然。嵩之誤國之辜。其不爲丁謂章惇之竄死也幾何哉。知小人之情出於此。則知其滅絕天彝之繇。實爲國家之大蠹。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隱。勿但以求君子者。責之於仁孝。姦無所容。而惡亦戢矣。賓賓然取仁人孝子孺慕之哀。天經地義人禽同異之理。與之相折。使得逞違之心之邪說。蒙面以相詰。復惡從而禁之。斬蛇者不責其大之吞小也。防其毒也。毆梟者不責其子之食母也。惡其妖也。爲毒爲妖。足以當一死矣。是故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



李張楊也。藝道而失言。不如其已之也。

刑具之有木梃竹根。籬頭。椶指。絞。踝。立枷。匣牀。諸酷具。被之者求死不得。自唐武氏後。無用此以毒民者。宋之末年。有司始復用之。流及於今。法司郡邑。下至丞尉。皆以逞其暴怒。而血肉橫飛。不但北寺緹帥爲然也。嗚呼。宋以此故。腥聞於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於異姓。而冀使息虐。亦慘矣哉。宋之先世。以寬仁立國。故其得天下也不正。而保世滋大。受天之祐。不期後之酷烈至此也。揆其所繇。自光宗以後。君皆昏痿。委國於權姦。吏以賄升。恣行其汗暴。雖理宗製疾痛。猶己之刑箴。降延及無辜之禁令。而不爲之式。湯祖宗矜恤之至意。炳於日星。數小人殄滅之而有餘。小人之害亦烈矣。雖然。端本清源。以究其害之所自興。則不但自小人始也。大臣之不法。小臣之不廉。若唐之有韋保衡。路巖。宋先世之有蔡京。秦檜。惡豈滅於史。賈哉。而有司不爲之加暴。故知淫刑之害。不但自小人始也。異端之言治。與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黃老也。申韓也。黃老之弊。掙禮樂。擊刑政。解紐決防。以與天下相委隨。使其民宕佚。而不得避於仁義之圃。然而師之爲政者。惟漢文景。而天下亦以小康。其尤弊者。晉人反曹魏之苛核。蕩盡廉隅。以召永嘉之禍。乃王導謝安。不懲其弊。而仍之以寬。卒以定江左二百餘年。五姓之祚。雖有苻堅。拓拔宏之彊。莫之能毀。蓋亦庶幾有勝殘去殺之風焉。若申韓。則其賊仁義也烈矣。師之者。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楊堅也。其亡也忽焉。晝一天下而齊之以威。民

不畏死。以死威之。而民之不畏也。益滋。則惟慘毒生心。樂人之痛徹心脾。而自矜其能也。以君子慎修畏咎之道責小人。小人固不能喻。以小人愚惰頑惡之禁禁君子。君子亦所不防。以閨房醉飽之愆。督人於名義。而終陷於污。以博奕嬉遊之失。束人於昏夜。而重困其情。於是薄懲之而不知戒也。則怒激於心。忿然曰。此驕悍之民。恃其罪之不至於死。而必不我從。則必使之慘徹肌膚。求死不得。而後吾法可行焉。其爲說亦近似乎治人之術也。而宋之爲君子者。以其律已之嚴。責愚賤之不若。隱中其邪。顧且曰。先王之勅法明刑。以正風俗。起教化者。必是而後不與黃老之解散綱維者等。於是有狡悍不輸情實之姦民。屢懲不知悛改之罷民。觸其憤懣。而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痛苦亦其所宜也。瘦死亦其自取也。乃更渙然釋其悁疾之心曰。吾有以矯惡俗而沮之矣。夫惟爲君子者。不以刑爲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則虐風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導天下以樂禍之情。懦民見豪民之權。此則快矣。愚民見黠民之權。此則快矣。貧民見富民之權。此則快矣。無藉之民。見自矜之民。權。此則抑快矣。民愚而相胥以快也。乃反栩栩然自慰曰。吾之所爲大快人心也。嗚呼。人與人爲倫。而幸彼之裂肌肉。折筋骨。以爲快。導天下以趨於殘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將自及。抑且有所當悲閔而快焉者。浸淫及於父子兄弟。不知爲政者。期於紓一時愚賤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賊仁也。不已甚乎。毒具已陳。亂法不禁。則且使貪墨者用之。以責苞苴。懷毒者

用之以報睚眦。則且使飲食之人用之以責厨傳。淫酗之夫用之以逞酒狂。避道不違。而尸陳於市廛。雞犬不收。而血流於婦稚。爲君子者。雖欲挽之而莫能。孰知其自己先之哉。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也。惡之大者。罪極於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也有地。釋之也有時。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數。荆竹之長短大小也有度。所以養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不過。意甚深也。無所止而怒。雖以理抑。且以覆蔽其惻隱之心。而傷天地之和。審是則黃老之不尙刑者。愈於申韓遠矣。夫君子之惡惡已甚。而啓淫刑之具。豈自以爲申韓哉。而一怒之不止。或且爲申韓之所不爲。故甚爲宋之君子惜。而尤爲宋以後之愚民悲也。

世降道衰。有士氣之說焉。誰爲倡之。相率以趨。而不知戒。於天下無裨也。於風俗無善也。反激以啓禍。於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於死。故以士氣鳴者。士之黃裨也。嘉穀以荒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帥氣則氣正。以氣動志則志驕。以行舒氣則氣達。以氣鼓行則行躁。以守植氣則氣剛。以氣爲守則守窒。養氣者不守其約。而亟以加物。是助長也。激天下之禍。導風俗之澆。而還以自罹於死辱。斯其爲氣也。習氣而已矣。且夫氣者。人各有之。具於當體之中。以聽心之所使。而不相爲貸。不相爲貸者。己之氣。不以人之動之而增。人之氣。亦非己氣之溢出以相鼓動。而可伸者也。所謂士氣者。合衆人之氣以爲氣。嗚呼。豈有合衆氣以爲氣。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

羸壯饑飽勞佚之數十百人。以閔然與人相搏。其不爲敵所撓敗者鮮矣。故氣者用獨者也。使士也以天下爲志。以道義爲行。以輕生忘貧賤爲守。於以憂君父之危。傷彝倫之數。恤生民之苦。憤忠賢之黜。而上犯其君。下觸權姦之大臣。以求直。則一與一相當。捐頂踵以爭得失。雖起草茅於九閭。越其畔矣。而氣固盈也。乃憂其獨之不足以勝。貸於衆以襲義。而矜其君。是先餒也。於己不足。而吞閔然之氣。以興。夫豈有九死不回之義哉。以爲名高。以爲勢盛。惟名與勢初無定在。而彊有力者得乘權以居勝地。於是死與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惡。以爲天下害。斯豈足爲士氣之浩然者乎。宋之多有此也。不審者以爲士氣之昌也。不知其氣之已朽也。當李伯紀之見廢。而學宮之士。閔然一起矣。逮史嵩之之復起。閔然再起矣。徐元杰劉漢弼以毒死。而蔡德潤等閔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董槐。而陳宜中等閔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憂國疾諷。飭彝倫正風化者也。理以御氣。而氣固可伸。乃以理御氣。而氣配理。亦從乎人之獨心而已。己正而邪者屈。己直而枉者伏。乃凡此羣競而起者。揣其志。果皆憂國如家。足以勝諸姦之誣。上行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於而親。信於而友。足以勝諸姦之汙辱風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貧可賤。可窮可死。而一介必嚴。足以勝諸姦之貪叨無厭者乎。倡之者或庶幾焉。而聞風而起。見影而馳。如鶩如奔。逐行隨隊者之不可保。十且八九也。諸姦且目笑而視之。如飛鳥之集林。庸主亦厭聽之。如羣蛙之喧夜。則弋獲國士之名。自詡清流之黨。浸

令任之。固不足以拯卮危之禍。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政之不綱也。君之不德也。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無能拯救。而徒大聲以號之。怨詛下逮於編氓。穢迹彰聞於疆敵。羣情搖動。而墮其親上死長之情。則國勢之衰。風俗之薄。實自此貽之矣。緝緝翩翩。游談之習勝。物極必反。裁必逮身。迨至蒙古入杭。羣毆北徙。塚足墮指。啼饑餓食於原野。曾無一人焉。捐此螻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擇乾淨土以爲死所。則曩之浮氣。至興山。搖川決者。今安往邪。先王之造士也。賓之於飲。序之於射。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尊之也。乞之而後言。其觀之也。旅而後語。分之於黨。塾州序以靜其志。升之於司馬。而卽試以功。其以立國體也。卽以敦士行也。馴其氣而使安也。卽以專其氣而使昌也。使之求諸己。而無待於物也。卽以公諸天下。而允協於衆也。故雖有亂世暴君。姦人逆黨。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戰國之士氣張。而來嬴政之坑。東漢之士氣競。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氣。踴而召蒙古之辱。誠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誠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豈至此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各安於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魚亂於下。鳥亂於上。則綱罟興焉。氣機之發。無中止之勢。何輕言氣哉。

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熾而非其兵。積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以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



非險之數。非一山之窄。粵一水之波濤。足以爲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乎廣衍之神皋。如手足處末而衛其頭目。夫是之謂眞險。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江東自孫氏以來。東晉南宋。因之以立國者。皆百餘年。長淮大江。爲其障蔽。天塹之號。繇此而興。而以實求之。險固不在是也。曹魏臨濡須而退。石勒至壽春而返。苻堅渡淝水而奔。拓拔飲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滁陽而罷。完顏亮窺采石而潰。則既已全有長淮。而分江之險。乃至兀兀直搗建康。立馬金山。東陷四明。南馳豫章。終以寢不安席。遽求北走。蓋一葦之可杭。無重關之足扼。江東之險。不在此悠悠之帶水明矣。險不在此。則其立國而不可拔者。固有在也。昭烈有漢中而曹仁乃卻。劉宏鎮襄漢而琅邪乃興。桓溫縛李勢而氐羌不敢內犯。張浚督荆襄。二吳爭秦鞏。而女眞息其南窺。其亡也。秦滅巴蜀而捍關破。鄢郢舉。走楚於吳。而楚以燬。魏滅蜀。漢迫西陵。王濬因以興師東指。而孫氏以亡。宇文氏滅蕭紀。下蕭歸。而隋人南渡之師。長驅無忌。宋俘孟昶。下高季興。而南唐之滅。易於摧枯。以是驗之。江東之險。在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棄上流者。棄其所依。得失之樞。未有爽焉者也。蓋吳越委也。江漢之上流。源也。以攻者言。從源而輸於委。順也。不得其源而求諸委。逆也。應援之相踵。芻糧之相濟。甲仗車牛之相輔。順以及之。而軍無中匱之憂。順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難也。知進之易於攻。而退之難於卻。則人有致死之心。此橫江而渡者之無成功。而憑高以

下者之得勝算也。以守者言。擊其頭而手足應。制其手足而頭不能援。江與漢之上流。芻糧之所給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吳越雖已糜爛。而巴蜀湘粵。可阻險以爭衡。上游已就沈淪。則吳會越閩。先魂奪而坐斃。蘇峻據石頭。而陶侃溫嶠。率江湘之義旅。揜取之如籠鳥。侯景陷臺城。而王僧辯陳霸先。以脆弱之粵人。網舉之如游鯨。險在千里之外。而機應於桴鼓之捷。古今轍迹。無有不同焉者。然則宋當理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以自亡。而貴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款拖雷。而背之以召寇也。以賄賂望闔帥。以柔媚掌兵權。以伉直爲仇讎。以愛憎爲刑賞。於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劉整叛而川蜀之亡以必。呂文煥之援絕。而陽邏之渡。不可復渴。迨及臨安已破。江南瓦解。揚州之守。猶歸然而存。江淮之塹。不足以固江東。勢所不趨。非存亡之紐。明矣。故知險者。知天下之大險也。非一山一水。在眉睫之間。見爲可恃。以使人驕玩者也。以南爲守。而失漢中巴蜀。以孤江湘。以北爲守。而失朔方雲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資糧。而徐泗無銜尾之運。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無屯練之兵。雖英主不能以撫中夏。況中材而際運會之中者乎。故險者。非可恃也。尤非可棄也。此千秋之永鑒也。

衡陽王夫之譏

度宗

宋迨理宗之未造。其亡必矣。然使嗣立之主。憤恥自彊。固結衆志。卽如劉繼元之乘城。堅守。屢攻而不下。猶有待也。抑不能然。跳身而出。收潰散之卒。勉以忠義。如苻登之誓死。以搏姚萇。身雖死。國雖亡。猶足爲中原存生人之氣。而偷一日之安富。懷擁立之私恩。委國以授之權姦。至於降席稽顙。恬不知怍。而後趙氏之宗舫。瓦解灰飛。莫之能挽。嗚呼。迹其爲君。蓋周赧晉惠之流。得死牖閒。猶爲幸矣。晉惠之立也。議者猶咎武帝之託非其人。以分則適。以年則長。嗣國之常經在焉。苟非通識。莫能易也。而度宗異是。理宗無子。謀立之於吳潛。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夫豈言之無擇。而鹵戇若斯哉。度宗之不任爲君。而足以亡宋者。臣民具知之矣。出自庶支。名位未正。非有不可廢者存也。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愈者。而必此是與。則理宗晚多內寵。宦寺內熒。姦臣外擁。度宗以柔選無骨。貌似仁孝。宵小以此惑上。幸其得立。而居門生天子之功也。故吳潛以爲不可者。正道之所深可。一立乎位。而屈膝無慚。江萬里莫能掖止。果以遂小人之願欲。其所以得立者可知已。河山虛擲。廟社邱墟。豈似道之所置諸懷抱者乎。則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夫選賢以建元良。謀之大臣。以致慎也。而決之於獨斷。

者。大臣之不敢尸焉。故與聞定策以相翼戴。雖優以恩禮。而必不可懷之以爲私恩。非是。則權柄下移。而禍必中於家國。故昭子不賞豎牛。而叔孫氏以安。漢文之於周勃。漢宣之於霍光。雖曰寡恩。亦宰制綱維之大義。不可徇矣。天子者。極乎尊而無上者也。有提之攜之。以致之上者。則德可市。功可居。而更臨其上。故小人樂以其身任廢立之大權。而貪立菲才。以唯已之志欲。亂之所繇生。莫可救藥。必然之券也。且夫拔起而登天位。遺大投艱於眇躬。亦甚難矣。況在疆寇壓境之日。其難尤倍。錦衣玉食處堂之嬉。亦奚足爲惠而懷之。卽令膺祚以及子孫。抑亦宗廟之靈。先君之義。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豈贊我立者之可鬻。販以爲厚德哉。自甯宗委廢立於彌遠。而理宗感之以爲恩。彌遠以享厚利。姦人垂涎而思效之。無足怪者。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非無其才也。無其市天位以擅大權之姦謀也。夫彌遠避禍之情。深於邀福。雖懷私以廢濟王。猶知密訪理宗之器識。以冀得人。故理宗雖闇。早歲之設施。猶有可觀者。其隙旣開。其流愈下。似道乃利建此行。尸坐肉之童昏。匍伏以聽已。於是而一絲九鼎之殘疆。惟其所棄擲。而莫敢誰何。要其禍之所自生。則甯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效也。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兩朝定策。引退不遑。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婁寅亮張壽之賞不行。小人懷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故王珪之言曰。陛下有富貴傳子孫。皆先帝之恩。君子甚惡其言。以有天下享崇高之奉。而感之以爲恩。此鄉里小生。得一舉而感舉主者。尊之

爲師戴之如父。寒乞之情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文信國之言曰。父母病知不可起。無不下藥之理。悲哉。身履其時。爲其事同其無成。而後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當其未篤。則无妄之藥。不敢輕試。無所補而或有所傷。甯勿藥也。故春秋傳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言孝子之情。不敢不慎也。迨及革矣。望其愈而終不可愈。冀其生而不可得生。於斯時也。苟有以療之者。不以藥之珍而患貧也。不以炮製之難而憚勞也。不以迂而罔濟而忽之也。不以緩而弗及而輟之也。不以前之屢試無功而中沮也。不以後之追悔太過而懷疑也。其求之也。瞿瞿乎其若貪也。其營之也。惘惘乎其若愚也。夫豈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強哉。欲已之而心不我許。抑竭力殫心。以爲其所能爲而已矣。然而或爲之謀者。驢雞封豕。以媚山獠妖狐之神而乞命。則孝子弗爲。其弗爲也。非有所吝也。不敢以辱吾親。不忍以辱吾親也。夫忠臣於君國之危亡。致命以與天爭興廢。亦如是焉而已。當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而無能爲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餘燼以借一不勝。則委骨於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遺裔。聯草澤之英雄。有一口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貢之命。徼封豕長蛇之恩。以爲屬國於江介。愛君而非所



以愛存國而固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曾元請及且以易簣。而曾子斥之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云者。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鮒於露濡。婦寺之忠孝也。以堂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他族。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久矣。信國自處以君子。而以細人之道愛其君乎。且夫爲降附稱臣之說。其愚甚矣。卽令蒙古之許之。與蕭歸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俶臣於宋。以免征伐。而終於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於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姍笑。徽欽之歸命。祇取俘囚。已入虎吻。而猶祝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爲此也。搖惑於婦人之柔靡。震動於通國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或曰。句踐之請命於吳也。自請爲臣。妻請爲妾。而卒以沼吳。信國之志。其在斯乎。而奚爲不可。曰。異以行權者。惟其理也。屈而能伸者。惟其勢也。吳之與越。以爵土言。皆諸侯也。以五服言。皆蠻夷也。以先世言。一爲泰伯之裔。一爲大禹之胄也。春秋之世。友邦相伐。力不敵而請降者多矣。受其降者。不得而臣之。已而復與於會盟。仍友邦也。上有守府之天子。其以彊大相役屬。同是冠帶之倫。而義可以相服者也。故句踐卽不沼吳。而終不爲吳之臣妾。宋之於蒙古。豈其比哉。宋之亡。亡於屈而已。瀆淵一屈矣。東京再屈矣。秦檜請和而三屈矣。至於此。而屈至於無可屈。以哀鳴望瓦全。弗救於亡。而徒爲萬世羞。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句踐之所爲。非宋所得假以揜其恥也。故楊后之命。可

以不受。而後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疵。擇義以行仁。去其姑息者而得矣。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微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古之言治者曰。觀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覲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構榱榱桷。相倚以安。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專者。物莫能盛。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相當。而羣無所用。自遼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園。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土。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繇此言之。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控數

州以匿武而競莫加焉。則中國所以備此覲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東漢之疆。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驚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士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彊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牽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殫。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末形。則惟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闔其無人。迨及勅敵介馬而馳。乃馭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靡散於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爲爲之。而令至此極乎。嚮令宋當削平僭僞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衆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卽不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真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爲

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人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爲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懷支宇。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爲天地之肖子也夫。

宋論卷十五終